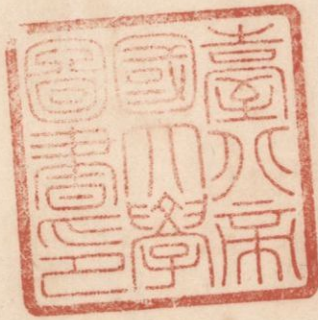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

第二十七之九

1010



163747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十七

八年順大明六年春正月丙申朔 上御仁政殿受朝賀王世子率

百官賀 中宮○上與中宮 御仁政殿王世子與宗親宰樞

進豐呈 上謂梁誠之曰卿知大平廣記其語廣記中之言誠

之啟昔唐宰相蘇瓌李嶠二兒皆童年中宗召置於前賜與甚

厚因語曰爾讀書何事最好瓌子頽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嶠子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中宗曰蘇瓌有子李嶠

無兒 上笑曰卿可謂因事勸戒者也○賜酒樂于琉球國使

臣 命戶曹判書曹錫文押宴○丁酉 命鄭麟趾鄭昌孫申

叔舟權擊黃守身李純之金從舜等往豐壤等處相葬地○知

司諫院事權至將本院議啟今以黃從兄為清道郡事從兄之

父保身犯賊 罪賊吏之子不宜親民之職 傳曰從兄既已

筮仕何獨於守令而不可乎至更啟守令者專制一邑非京官

之比若貪墨之人則恣行私欲無所不為豈可以賊吏之子任

之 傳曰勿復言至又啟鄭碩禮鄭碩禧辛以中崔仁等身犯

反逆不宜放遣 傳曰予方商量○司諫院上疏曰臣等前日

將奉石柱罪狀仰瀆天聽未蒙免俞臣等竊惟賞罰國之大柄

庶恥士之大節庶恥一失不可以為人賞罰不中不可以為國

彼石柱當全羅處置之日不顧庶恥不恤物議差發船軍潛耕

技場又使軍官掌督耕耘以收綿花七十餘石或輸于家或授

部民督使織造亦已極矣猶以為未足又出營米分授軍民勒

令販賣則其為無厭之心可勝言哉且托以買賣而勒奪民田

此雖無狀之人尚且知愧豈身任一道大臣之所可忍為哉

殿下特以勲臣之故置而不論其待功臣之義至矣然石柱位

非不高祿非不厚而曾不知足見利忘義肆行貪欲一至於此

真市井小人之也伏望 殿下斷以大義以正厥罪以杜後

來貪墨之風○司憲府上疏曰臣等聞人主之道在於善善而

能用惡惡而能去如其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惡而國之

危亡係焉此誠可懼者也日者 命奉石柱為全羅處置使是

殿下以為勲盟親信之臣擇授重任也石柱罔念委任之重先

懷貪饕之計發行之日已率二妾而去乃於郊外適謁大駕
初若未率佯為取旨其罔冒天聽極矣在任未幾穢惡已
彰遣臺官覈之則多率水軍廣拓牧場而田之聚斂民間木綿
種而種之所收幾至百石將以織布分諸民戶償功贈履幾至
二百而綿布之數亦幾至二百其貪固已甚矣猶以為未足竊
其軍需多買綿花強奪民田役軍耕種是則石柱以國之牧場
為己之田以國之水軍為己之奴以國之軍食為己之資真所
謂盜臣也聚斂之臣也傳曰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若石
柱者豈徒穿窬尤有甚焉小人之穿窬猶或迫於飢寒而為之
石柱亦迫於飢寒而然乎人臣欺君污己之罪莫過於此此而
不治將安所懲今乃不置於法是雖殿下不忘勲盟之至意
然石柱既無人臣之行而貪污誣罔之罪已極則石柱雖可赦
而天下之法可枉乎若未知石柱之罪則已矣既已知之而猶
不置法則其於去惡之道何如伏望殿下斷以大義將石柱
置之於法以正人臣賊污欺罔之罪以垂萬世惡惡能去之道

疏上 命罷石柱職謂左承旨洪應曰石柱素無行者人皆輕

賤之臺諫論請亦狎其人耳○義禁府啓僧了一往平安道及

黃海道瓮津長淵廣巖梁等處詐言承 傳審舉守令萬戶不

法又欲黜閱廣巖船軍罪應斬僧乃裕與了一知情橫行罪應

杖一百流三千里德川郡事禹元老寧邊判官禹孝新鐵山郡

事李誠孝前瓮津縣令李允若以官物贈遺了一罪應杖六十

長淵縣監任孝明雖覺了一之詐轉報觀察使然所贈之物不

并載錄不可以首告論且給與脚力送至阿郎浦罪應杖八十

前廣巖萬戶李興枝信了一點軍之言吹角徵屢罪應杖八十

了一外餘皆經赦 命斬了一罷元老孝新誠孝允若興枝職

孝明勿論○又 上與中宮幸景福宮觀火山棚 召琉球國

使及倭野人等觀之○戊戌司憲府啓奉石柱只罷其職恐失

於輕 傳曰勿復言○己亥 上幸高陽後嶺相葬地內宗親

及河東府院君鄭麟趾領議政鄭昌孫左議政申叔舟右議政

權孽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贊成黃守身諸將承旨等隨 駕

傳曰此山不可用也 命麟趾昌孫擊守身及桂陽君增知中
樞院事李純之吏曹參議任元濬左副承旨李文炯等往坡州
相姜淮伯母墳遂 還駕○庚子以尹士昞判中樞院事李克
培吏曹判書崔恒中樞院使安止行同知中樞院事閔發行僉
知中樞院事○賜琉球國使臣酒肉柑子等物○桂陽君增等
來復 命啓姜淮伯母墳風水可用○辛丑掌令柳季藩將本
府議啓兵曹判書金師禹妻弟李克培今拜吏曹判書政權在
一家甚為不可請改之 傳曰吏曹不得理兵曹兵曹不得理
吏曹兩無干攝何不可之有季藩啓曰吏兵曹判書威權匪輕
用人之際亦有同議之時一家兄弟拜是官者自古無之 傳
曰予已熟計為之其勿言○傳于司憲府曰諸道守令可褒者
或不褒可貶者或不貶已令廣問啓達何至今寡寡掌令李永
垠啓曰更議以啓○壬寅掌令柳季藩將本府議啓臣等及覆
思之金師禹既長兵曹妻弟李克培又長吏曹政權揔于一家
實為未便 傳曰汝自不察耳其熟思之有頃 召都承旨金

從舜于兩儀殿曰臺諫擇其可言之事而言之則人主聽用得
納諫之名而臺諫亦得獻替之譽若不顧大體偶思輒言則人
主不聽而得拒諫之名臺諫聲聞亦從以卑且臺諫言焉而予
不聽焉則心常未安臺諫不見納亦豈自安此則兩未安也日
者憲府請黃致身冒濫之罪又請奉石柱贓污之罪其言善矣
予皆聽之然則不可謂不納諫也司諫院言沈湎殿最居下不
宜仍職予曰此特旨耳諫院更言曰雖特旨亦為未可如此之
事予豈可以臺諫之言而必聽乎前此金師禹為兵曹判書李
克培為兼司僕將克堪為都鎮撫是則兵權摠于一家當其時
宜若可言而略不之言今克培為吏曹判書有何不可敢乘煩
說耶若以吏兵曹威權重大兄弟不可為之則假使其父仁孫
坐於議政府而子不得為吏兵曹耶其曲諭憲貞以送○賜琉
球國使臣別下程酒魚肉白餼白糖等物○癸卯司諫院啓兵
曹於軍士除職時百官加資都目加資一時並除甚為不當
命承政院議之○傳旨兵曹曰京外平虜衛正兵等常時專不

操練脫有緩急終為無用有違設置衛兵之意自今京中則兵
曹外方則守令每月初二日習陣訖仍使鍊藝步射八十步一
夫中一百五十步一矢八騎射五發二中者置簿歲抄摠計兵
曹及外方居首者一人次一人啓聞居首者平虜衛則別給二
朔仕正兵則二年仕次者平虜衛則別給一朔仕正兵則一年
仕破敵衛壯勇隊內自願鍊藝者試才入格則破敵衛依平虜
衛例給仕壯勇隊兩界則居首者別給二朔仕次者一朔仕他
道則居首者二年仕次者一年仕雜色軍內鄉吏及公賤則居
首者限二年次者限一年免役良人及私賤則居首者限二年
次者限一年復戶○乙巳正言李吉甫將本院議啓安岳郡事
李掄乃趙和外曾孫而和之妻失行守令外所司也不可以失
行者之後任之 傳曰世系則如此矣人品何如吉甫對以不
知 傳曰守令之為外所司載在何典○命注書李壽男往大
平館 賜琉球國使普頌古副使蔡璟等鞍子一面屏風一坐
韓文柳文李白選詩法帖各一件正官僧圓呌鞍子一面成道

記法華經金剛經翻譯夕義證道詩起信論永嘉集心經大悲
心經圓覺經楞嚴經四教儀楞伽經疏阿彌陀經疏維摩經宗
要法經論觀無量壽經義記法帖各一件船主押物鞍子一面
使臣等祇受感喜壽男宣 傳曰若等之歸初欲遣人護送今
更思之予遣人護送則其人之還汝國又必護送如此互相往
來則其勢無窮茲不護送汝其知之普須古等曰聞 命但今
賜物而宣傳拜辭必不引見可恨上黨府院君韓明澮戶曹參
判李克堪等啓中朝尋訪書目在藝文館今琉球國使臣之還
求請所無書冊何如又使臣貿易雜物雖曰價重比諸倭人頗
輕且異國之人遠輸貨物未畢貿易而還則於國體何請令戶
曹漢城府畢貿易 從之○傳旨戶曹曰將親祭 健元陵顯
陵給開慶寺米豆并四十石○丙午先是上黨府院君韓明澮
落罷珍島郡不可倭賊不能直入必泊近島休息窺覘而後入
寇若罷珍島為牧場則是去藩籬開賊路也馬雖蕃息終非我
有 上然之 諭教差官卜承利曰黃原串移徙人中願仍居者

與還入珍島者皆從願施行渡江時用心措置毋使陷溺并諭
全羅道觀察使○丁未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據鍾城節制使
呈馳啓愁州住兀良哈也尚哈來言滿州住女真伊速哈毛呈
哈等言年前十二月滿州住幹朵里三百餘名請火刺溫兀狄
哈五十餘名入寇平安道各虜人畜而來曰平安道軍士不實
防禦疎虞將吏請火刺溫兵二月間入寇又諸處兀良哈等共
議曰今正月望時來二月初當於吉州甲山等處乘虛入寇臣
即移牒平安道且令甲山惠山三水等處更嚴隄備差送軍官
李仲潔檢察○諭平安道都觀察使金礪都節制使魚得海曰
同封傳寫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啓本事情審之益加隄備應
機破之上也輕敵蹉跌下也慎勿為賊所乘持重養銳○戊申
上備法駕就宗廟齋宮○己酉 親享 宗廟夜二鼓 上備
法駕就園丘○判中樞院事金何牟輟朝二日何留後自知之
子登第累遷禮曹判書通譯語出入中原明習儀制每明使至
何將 命周旋言動無差然冒憂畜妾物論鄙之謚靖宣寬樂

令終靖善聞周達宣○庚戌親祀園丘還景福宮百官行賀
禮御勤政殿設飲福宴接見琉球國使臣普須古等臨瀛大
君璆永膺大君琰領議政鄭昌孫左議政申叔舟工曹判書沈
決判中樞院事尹士昉禮曹判書洪允成兵曹判書金師禹判
漢城府事鄭軾中樞院使尹士旰漢城府尹李延孫戶曹參判
李克堪工曹參判權攀行護軍李誠長工曹參議李暨等入侍
傳于普須古蔡璟曰爾等遠來予甚嘉焉雖不遣使報聘予意
悉在書中爾可明報爾殿下且予今付送中朝尋訪書目歸報
爾殿下所有書冊送之可也以天下而失其本况海外之國未
必有也然幸有一二本須宜送之仍命普須古等進酒賜園
牛宗鏡錄宋元節要賜宴卓于普須古等御思政殿召
宗親諸將設小酌有頃幸永膺大君琰弟良久還宮○辛
亥御後苑射侯內宗親及左議政申叔舟左贊成黃守身右
贊成具致寬右參贊成奉祖兵曹判書金師禹戶曹參判李克
堪承旨及文學盧思慎等侍射上謂思慎曰命汝為承旨即

命帶釵銀帶肅拜○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瑛貞懿公主米
豆各五十石○諭黃海道都觀察使金吉通平安道都觀察使
金瓚都節制使魚得海曰今命上黨府院君韓明澮體察道內
軍務卿以下諸將聽明澮節度 教明澮曰近因北征徙民等
事民窮兵困予甚悶焉命卿為平安黃海江原咸吉道都體察
使卿其體予至懷慰撫安集兼督軍務自觀察使都節制使以
下有能者不能用命不用命卿可黜陟賞罰權授職任先行後
聞○夕 御崇文堂 命臨瀛大君璆於庭中設小火山棚觀
之○琉球國使臣普須古等辭還 命禮曹判書洪允成餞于
漢江答琉球國王書曰海路遐阻遠勞問遺禮義勤備喜慰良
多本國漂流人口蒙王贖命送還妻孥得完尤感厚意前此屢
因日本海商費回人口當時仍付來人略致謝意未審達否今
所索大藏經一部暨不腆土物就授來使照領萬幸鸚鵡孔雀
因後日來使送至副望益見王敦信交降之意餘冀各享天祿
永堅隣好不宣別幅大藏經一部金剛經法華經四教儀成道記

心經大悲心經楞嚴經證道歌永嘉集起信論圓覺經翻譯名
義楞伽經疏阿彌陀經疏維摩經宗要觀無量壽義議金剛經
五家解宗鏡錄法經論及法帖各二部紅細苧布一十匹白細
苧布黑細麻布各四十四匹白細綿紬三十匹人參一百五十斤
虎豹熊皮各一十張滿花席彩花席滿花方席各一十五張豹
皮坐子二事鞍子二面厚紙一十卷油紙席三十張屏風一坐
石燈盞四事簇子二對白摺扇二百把毛鞭六事松子六百斤
燒酒三十瓶清蜜三十斗○壬子設曲宴于兩儀殿 王世子
與內宗親讓寧大君禋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
領議政鄭昌孫左議政申叔舟右贊成具致寬六曹叅判以上
承旨等入侍○以尹子雲為兵曹判書李克堪廣城君成任工
曹叅判金從舜吏曹叅判權攀漢城府尹權愷福川君李豎仁
順府尹柳子煥承政院都承旨洪應左承旨李文炯右承旨金
謙光左副承旨尹欽右副承旨盧思慎同副承旨尹贊李蕃僉
知中樞院事金師禹平安道都節制使魚得海江界節制使思

慎性真率侗儻生長咸臣痛去豪奢好學博問為詩文喜作古語選為集賢博士日就藏書閣亂抽奧帙每有意會輒廢食成誦人皆謂真博士也 上與之論說古今語多稱肯至是有是

除○癸丑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都節制使康純據鍾城節制使金嶠呈馳啓愁州住兀良哈都萬戶柳於麟哈來言吾聞於常家下住甫羅大不記名火刺溫兀狄哈五名於本月初三日到阿赤即貴住宣頭家言曰同類火刺溫都督伐兒哥伊應加多哈下甫堂哈等各率管下一千名蒲州住幹朶里童倉李滿住子等各率管下五百名約曰平安道兵弱防禦疎虞再度入寇不一枝梧當於解冰前往攻搶擄大畜○兵曹啓前此用吏典去官者差驛丞不計前程多行不義驛路諸事專不布置改罷驛丞置察訪差遣朝官然察訪所掌諸驛多道路隔遠以一身未能遍察驛路彫殘無異前日請自今每一察訪道加設驛丞一人用吏典去官者差下量宜分掌各自專心布置蘇復驛路從之○甲寅 諭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都節制使

康純曰聞近日野人等窮困頗有歸順之意若一切絕之則是無自新之路今刷還人物報告聲息等有成效者如欲上京酌其輕重約其從者分運上送○以具州住尼麻車兀狄哈上護軍也多好為本處都萬戶○乙卯平安道都節制使金師禹辭命左承旨洪應賚宣醞錢于慕華館○日本國關西路肥筑二州太守藤源朝臣菊池為邦遣人來獻土物○丙辰御仁政殿受朝叅尼麻車兀狄哈也多好等七人隨班御宣政殿引見也多好等設酌領議政鄭昌孫左議政申叔舟吏曹判書李克培及諸將承旨等入侍○丁巳行護軍李俊生啓臣齋宿昭恪殿人言洞內有豹昏暮出沒即以左贊成具致寬為主將吏曹判書李克培左廂大將禮曹叅判曹孝文右廂大將上出光化門前指揮諸軍慮事急軍少分遣宣傳官于諸司使各率驅軍隨駕兵曹叅判金國光等啓諸司官吏皆請臺出納宣傳官督令隨駕則收閉之時恐生姦偽從之駕至白岳山腰諸軍驅下終不得豹日晡還宮○戊午日暈○以黃孝

源為戶曹參判韓致仁工曹參議李誠長僉知中樞院事江原道觀察使○己未 上以豹在白岳雨雪之後必有蹤跡 命桂陽君增翼峴君璉及行上護軍趙得琳跡之得琳啓臣至內佛堂北則犬肉委地傍有豹 上率諸將 幸衍屈審東嶺命放火砲豹驚出臨瀛大君璆射殪之 賜璆內廐馬一匹鹿皮一張豹皮坐子一坐永膺大君琰馬一匹鹿皮一張璆馬一匹○庚申 幸楊州洪福寺等處觀獵日暮 還宮○辛酉 賜領議政鄭昌孫左議政申叔舟右議政權擘酒及獵獲鹿○都體察使韓明澮從事官李克均馳啓自本年十月十一月之間諸部酋長聽臣節度繼踵來見刷還人畜者絡繹不絕牛馬共三十六頭匹小男一名十二月以後諸酋皆不來刷還者亦斷絕臣探問情由會寧城底住韓朶里僉知浪金世來言蒲州住浪字兒罕弟者右三波姪阿兒豆凡察子甫可豆等送木契于毛憐衛諸酋浪婁時哈金多弄哈汝羅豆等處且言曰本衛人欲報怨朝鮮若入平安道人畜可大得汝等慎勿效順同心作賊故如

此隔絕又愁州住元良哈也尚哈來鍾城言蒲州住汝夫伊所
介毛里可等到家言曰十一月蒲州幹朵里等二百餘名請率
火刺溫元狄哈五十餘名入寇平安道各擄人畜而來曰平安
道兵弱防禦疎虞請火刺溫兵來二月間更往作賊且本衛諸
慶元良哈等擬於正二月間吉州甲山等處乘虛入寇以此觀之
賊情可見○諭都體察使韓明澮曰同封傳寫李克均啓本審
之○司憲府啓塩夫劉亡龍歐打僧信云當坐闔歐律 上曰
按律誤矣遂下義禁府覈按之 召司憲府掌令柳季潘曰信
云雖幸而不死亡龍等以刃傷之意在於殺也闔歐律甚誤誰首
此議且詐傳教旨信云之罪則已矣亡龍等歐傷在詐傳未分
棟前則是猶打承傳人也并鞫此意否季潘無辭以對但曰還
本府僉議更啓○壬戌遣僉知中樞院事趙得仍如大明奏邊
警奏曰議政府狀啓據平安道都節制使金繼孫呈備本道昌
城鎮兵馬節制使宋嚴卿呈該天順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建州
衛住野人數百餘騎潛來本鎮江邊作賊殺死一十一名搶去

一十名馬一十三匹牛三十三頭去訖呈乞照詳得此具啓臣
據此叅詳所存野人等前於天順五年九月日前來義州江邊
殺虜農民頭畜為此差陪臣梅佑具由奏達今又似前作賊兇
頑莫甚伏望聖慈今次槍去人畜并令刷還不勝幸甚禮物黃
細苧布一十五匹白細苧布一十五匹黑細麻布三十四匹黃花
席一十張滿花方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兼進海青二連
聖烈慈壽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四匹黑細麻布二十四匹
滿花方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中宮禮物同皇太子啓本
與奏本同禮物白細苧布一十四匹黑細麻布二十四匹滿花方席
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職代官
宗盛直遣人來獻土物○司憲府大司憲李孝長等以劉亡龍
等按律之誤請避嫌 傳曰昨日柳季藩曰僉議更啓何不對
所問事還爾避嫌孝長等啓本府公事必皆僉議無首議者
傳曰必有先發言者宜直啓孝長等啓首議者則無之但檢律
比此律臣等疑之執義南倫曰雖謀殺若不死則當以此律論

倫曾為刑曹郎吏已經如此事故臣等信之 傳曰律則誤矣
然無元情其勿避嫌○兵曹啓宣傳官鎮撫部將等取才及勸
懲節次一宣傳官部將鎮撫皆以五品以上差下一宣傳官十
五內減五一試部將則兵曹都鎮撫衛將試宣傳官鎮撫則兵
曹都鎮撫共試之一取才時兵要七書內三書兵政陣法兵家
三說二通一略以上步射二百步三夫內一矢八者試取一每
番都鎮撫衛將宣傳官同試部將鎮撫一次講一書用小形名
習陣錄其能否報兵曹箇滿十錯以下依受教加資顯官叙用
四十錯以上罷黜收告身限二年不叙十一錯以上三十九錯
以下仍在更待箇滿依上項施行一部將鎮撫助番入直時講
書習陣能者削錯不能者勿錄過 從之○兵曹據慶尚道敬
差官趙之夏啓本啓諸邑人口畢刷具錄四祖而才人禾尺
則不知內外祖名字者頗多族類各異良賤區別故雖以不知
書之無害大體大小人負率居雇工則或少時父母俱歿遺棄
小兒或失父母小兒為人育養寄食他家父母名字良賤元

系實皆不知婢夫良人奴良妻等不知父母名字者亦多請依
滿牌成給例姑以良賤未辨書之并諭他道 從之○癸亥日
暈○初以左贊成黃守身濫受牙山田下司憲府劾之守身歷
叙憲府所劾六條上言訴寃一司憲府劾臣曰將以牙山屯田
為農場欲秘之潛用族人金克剛名字請受立案謂臣為詭譎
臣賑恤使審度牙山形勢以書啓曰凶荒之時務要安靜恐革
罷浮動使失農業且衙前官奴分屬三邑不便請令縣監因任
救荒若於其時欲設農場則恐罷之不亟何敢啓停且克剛受
議送在二月十三日臣之啓聞在十一日回諭之前請受議送
萬無是理臣初到溫陽克剛來見曰吾有軍役無田願受牙山
屯田臣言於郡事趙元祉偶然請之而已今憲府取克剛元祉
之指曰守身再到溫陽請之然臣之到溫陽在三月初一日克
剛受立案在二月二十七日臣到溫陽之前已受立案臣何更
說乎以此觀之臣非用謀明矣然克剛受刑誣服曰守身俾予
受立案今雖更問勢必不改然則請受立案臣未得免假使克

剛受立案其年六月落達換受則固非潛隱私受詭譎之狀臣實無之二司憲府劾臣曰終不移妻葬矇矓上聰莫此為甚

臣竊惟自牙山革罷後因邑人之訴命下吏曹及議政府及

覆商議令監司親審以聞其後金滿以徒民敬差官審之朴元亨以牧場巡察使覆審必革議論至今未定何暇移葬乎臣非飾辭一國共知矇矓上聽臣實無之一司憲府劾臣曰公衙

買得時奴子伴人等以價高訴趙元社元社更折其價謂臣為抑買臣初遣奴末金於牙山推訪受賜田又於移葬之地禁

樵牧末金到溫陽請買公衙以窓戶踏板盡皆被盜更請定價還以告臣臣意以為公家買得必有後議不給其價其後更不

遣奴至今牙山之內無有臣奴以公衙材瓦造鄉校其家尚在憲府已知其實折價抑買臣實無之一司憲府劾臣曰通書咸

禹治勿置社倉亟撤公衙謂臣為冒占臣馳書禹治曰進人仰白傾照仍使告曰亡妻移葬已啓蒙允聞於公衙置社倉衙之

東穴乃葬地須破乃移請勿置社倉臣之所請只此言耳以此

歸咎臣實憫焉一司憲府劾臣曰牙山菜田未受賜而用官奴
耕耘其所出之穀請趙元祉受之臣以其年六月換受其田其
官以穀穗前回換例給所出非臣私請也臣若請之豈無其書
乎且臣性踈闊一家居計尚不與知况外方皮穀四五石臣豈
介意乎一司憲府劾臣曰牙山官奴道者未受賜而私請使
喚尤為貪冒無狀道者非受賜奴也乃臣功臣驅使也今訴
臣之人誣曰以屯田所出授道者道者驅使立案在己卯十二
月粟收穫在七八月然則道者時為官奴受吾之穀萬無此理
憲府不考道者十二月前役使處只取隻人單辭誣臣貪冒無
狀臣實憫焉憲府論臣所犯多矣其要在公衙買得與并受田
所出二事而已其公衙至今猶存其田所出臣所當得所謂請
托之言附會之論不攻自破矣憲府若正論其事則未足以深
陷小臣今於請罪啓目趙元祉供稱發明之辭任意減削深刻
論當不一問臣指臣以貪冒無狀或詭譎或矇矓上聰極口
詆毀以成臣罪若下憲府問之則臣雖據文證發明憲府豈容

自縮直啓乎乞下他司更辦曲直則臣之罪狀自定矣臣過蒙
上恩竊祿既久圖報不暇何敢用謀苟得况牙山田本非膏腴
散在四方盡為荒閑今年亦不收租初無貪得之心但要移葬
而已書上 命召司憲掌令柳季潘及復詰問季潘逐條辨明
仍召左承旨洪應更議 傳旨司憲府曰黃守身未受賜前役
牙山官奴道者溫陽郡事趙元祉聽守身奴請辭全給花利其
劾牙山差使真平澤縣監金得敬及元祉以啓○初於藝文館
聚文臣及成衆官等以行上護軍梁誠之為提調磨勘書籍至
是命桂陽君瑄往藝文館盡輸書籍令解文學宗親等考閱
多有違誤 命收唱准人等告身著笠仍仕贖罪○兵曹啓平
安黃海道非他道之比入朝使臣行次騎載護送其弊多端日
就凋殘救弊條件開錄于後一乾糧之數經國大典謄錄使副
使各六十斗每行次至收百餘斗食物亦多載去因此馬匹不勝
負重中路困斃請自今大小使臣行次食物毋過一駄乾糧毋
過其數若有加載一物者與者受者並以制書有違律論一騎

載抄定時或出人丁或出馬匹因此受馬者以為非已之馬專不喂養以致疲困至有生剥其皮而還者請自今每行次諸邑口傳軍官中擇有武藝剛明可領軍者一人另差率歸遼東嚴加檢舉如有犯者隨即重論徵馬給主使副使及書狀官不能檢察或倍道而行以致物故者義州牧使親自點檢一義州牧使及領軍人等物故馬匹隱漏不報者請牧使罷黜軍官降資一護送軍使副使行次一百名單使行次五十名本有定數近因聲息或送數百名因此失所者頗多請自今大小行次毋過定數若有不得已聲息則臨時啓聞酌定從之○義禁府啓平安道都節制使金繼孫義州牧使張孟昌判官張孝孫等非徒不能接戰全不追賊賊人擄去人畜及賊人鞍馬奪來爭皆不閱實虛捏啓聞罪應奏不奏條云若有窺避增減緊關情節矇矓奏准施行已後因事發露雖經年遠鞫問明白斬預知彼賊入寇水下之報義州則非他江邊之例農民多越江布野只令彩牒以主將托不緊取才退在平壤等處不一親到布置人畜

多被殺擄罪主將不固守條云凡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
掩襲而失陷城寨者斬於奉 教推鞠時咸吉道則十二度殺
擄人畜不曾請劾都節制使今者只 命鞠張孟昌而再度啓
詐連累於吾項鎖推鞠含怨高聲揚說罪比棄毀制書印信條
云凡棄毀制書者斬名例云二罪以上俱殺以重者論罪各等
者從一科斷金繼孫從一斬待時 從之命不待時○知司諫
院事權至啓本朝官制參外每品各二階參上各四階以次而
升成衆官及西班則不然設有一人當遷以九品初秩例陞八
品今百官加資出於一時恩典宜於 命下之時即加一資兵
曹不於其時加資至後日都目乃曰越一次遷轉既有前例則
遷轉之際宜更加一資果如其言即二資非一資也官爵惡得
無濫頃者臣等將此意以啓得蒙 俞允今兵曹曲為之辭固
執不可 殿下又允之臣等竊惑焉○甲子咸吉道都觀察使康
孝文遣都鎮撫梁敬老上事目 上御崇文堂引見敬老問後
門事 台左贊成具致寬示敬老賚來事目回 諭孝文

曰今見事目並聽敬老言備悉卿意本道軍士勿給侍丁與除口傳事甲山作主鎮三水軍防禦檢察事甲山三水惠山軍官減額事停虛水刺置鎮寺事准卿所啓施行汝羅禿等推刷有功野人上送事已下諭甲山判官設立事羅惠山萬戶立僉節制使未久無大利害不須又革節制使而遠設判官三水以西防禦雖難茂昌慈城已革其居民並移龜城勢難復設宜令三水謹慎自固前此本國造弓皆用阿膠本道箭用木其來已久近來崇用魚膠而好竹箭然其道不產遠輸亦難不若隨土宜精造多備之為便也且於京中箭竹轉輸有弊令江原道輸送事已立法甲山惠山三水等處烟臺紙信砲難繼鐵信砲加造毛憐建州連兵勢必然矣已下諭平安道卿亦令邊將益嚴隄備○乙丑 命以所諭咸古道觀察使書示左議政申叔舟叔舟啓辭意皆當但木箭用工甚難且南道木亦難得前此江原道箭竹產處皆已置簿禁私用令由水路歲輸咸古道兵使營分送五鎮以用之於觀察使營則無輸送之法故南道無箭

竹請令江原道量送箭竹於觀察使以為常法用阿膠造弓
不如魚膠近以黃海道歲貢輸平安道諸依此例量送魚膠且
弓房及軍器監諸道歲貢甚多請除京中所用外量數入送以
為常法○初 上以昌德宮後苑淺狹欲廣築東牆至是 命
繕工提調審定基址周圍凡四千二百尺其內人家凡七十三
命及二月皆撤去其家主復戶三年令漢城府從願折給隙
地○傳旨戶曹曰家舍撤去人各給米一石麥四石又 傳于
承政院曰今廣築宮城須撤去人家必起怨咨其材瓦豈能一
一如舊予欲量賜殘瓦枯木以補不足如何左副承旨金謙光
啓人家甚多材瓦有限安能盡償乎 賜米足矣 從之尋
命材瓦未可給也何以使民有喜幸其令皂隸防牌別軍等去
官公賤匠人除本司一年之役良民私賤加復戶二年鷹師壯
勇隊舞工甲士官官司饗諸負等給仕到有差○判經都監啓
火災可畏請撤去傍近人家 命亦及二月撤去凡二十三戶給
復賜米悉如宮城傍近居人例○傳旨漢城府撤屋人請受家

基者以所告先後急速折給日錄已受幾人未受幾人以啓○
禮曹啓二月初八日風雲雷雨祭齋戒 傳曰何不於初三日
社稷祭兼行而使之連齋乎其名禮曹書雲觀問之○二月丙
寅朔 御札傳旨禮曹曰齋戒者於五禮屬凶不可長守齋也
刑政等事緩馳有弊今後凡祭祀皆令一時兼行毋得如此特
令風雲雷雨祭於初三日兼行○戶曹啓請諸司鈔穀出紉重
記衙前奴隸等多所增減姦偽日滋請自今重記兩件成籍一
件各其司一件每十日監等封輸于本曹會計憑考以防姦偽
從之○諭八道戶籍敬差官等曰諸邑芟草積置之狀審視以啓
○丁卯日暈○傳曰凡決事官公事分為大中小三等限日畢
決若不得已則具由以啓已有成法近來司憲府義禁府刑曹
滄城府官吏雖已過限一不以聞此甚不可其速分等以啓○福
川君權愷啓舊例發兵符新舊觀察使相面授受頃者臣以江
原道觀察使承 諭上束以兵符授首領官今適適代若依舊
例面授則往來有弊處之如何 上即遣人于右贊成具致寬

第問之且問咸吉道置鎮便否○戊辰 命召南陽府院君洪
達孫右贊成具致寬禮曹判書洪允成叅判曹孝門及兵曹堂
上等議甲士正兵番上等事○己巳 賜 王世子嬪謚章順
溫克令儀章賢慈惠順○左議政申叔舟右議政權擘以病
久未詣闕 命遣中官李得守于叔舟弟藝文檢閱許譔于擘
第問疾且曰病愈可來擘聞 命即來 御宣政殿引見日本
國京極殿使僧修慶等十四人設小酌內宗親及擘諸將承旨
等侍 命召王世子進酒擘進曰世子觀獵臣未知其可如李
克堪者迂闊之甚未足以補養世子若令臣輔導則當盡心教
誨 上曰已知 顧謂世子曰擘與乃翁無間汝應知之擘之
進言誠利於世子然語涉不遜聞者以為失人臣之體○傳旨
戶曹曰經國大典東籍田則給楊州民一百名西籍田則豐德
民二百名為農軍用籍田傍近三十里內耕十結以上戶定一
名未滿十結者并他戶定之悉除貢賦外雜役使專農事然農
軍等不無艱苦之弊自今兩邑境內居民依元定農軍之數輸

次役使○庚午 御崇文堂 召左承旨洪應議金繼孫等非繼
孫及張孟昌斬不待時張孝孫李誠孝趙之商並減死仍下議
政府議之○壬申初內禁衛李元幹奸弓匠印卿妻四節事覺
下司憲府鞫之憲府以元幹和奸不加拷訊 上以憲府聽請
辭 命義禁府覆按持平李永敷將本府議請待罪 傳曰義
禁府若畢覆則憲府必有非者然今方事緊不可避嫌○吏曹
啓前此檢職去官吏典六品則禮賓注簿七品則禮賓直長八
品則導官署丞九品則都添錄事隨品除授今導官署都
添署已皆革罷請自今八品差京市錄事九品京市副錄事從
之○癸酉尼麻車兀狄哈于豆等來獻土物○司憲府鞫趙元
祉金得敬以啓 傳曰此皆黃守身所不知也彼差使貞等聽
黃守身之奴請辭固有罪告訴人等非已冤抑而敢訴亦有罪
皆可照律○甲戌日暈○親傳先農祭香祝○乙亥日暈有珥
○王世子出東郊內宗親及書筵翊衛司司僕寺等隨之○丙
子 上與中宮 韋景福宮相新構東宮基址 御後苑觀司

僕官等射侯○奏聞使梅佑遣通事賈事目先來以啟曰本月二十五日到永平府灤河驛序班王忠護送海西達子勅督魯溫大加哈昌安奴等回還此驛臣等問其聲息忠答曰護送達子至開原其官下達子千餘人來迎相謂曰往者建州都督指揮趙三波等搶擄朝鮮人畜彼人等猶且如此我等何不往寇方整齊軍馬待雪消草生往寇聽此須將此意往啟 殿下以固邊備○丁丑 銜閱武亭觀射設酌內宗親及左贊成黃守身右贊成具致寬禮曹判書洪允成吏曹判書李克培廣成君李克堪禮曹叅判曹孝門等入侍○戊寅以朴居謙判安州牧事○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據判會寧府事宣炯呈馳啟東良住知中樞院事金波乙大來告去冬蒲州人等與火刺溫連兵往寇平安道所擄頭匹不可勝數人口擄來者亦多人各執二三名而去火刺溫毛及哈首議聚兵解冰前欲與蒲州人作賊毛憐衛汝羅豆等送木契併力為寇且伐引毛里安蒙古家舍朴加別羅等處人皆議待草長作賊又據鍾城節制使金嶠

呈愁州住兀良哈速沙阿克等來告吾聞於火刺溫兀狄哈
光應自言蒲州住斡朶里甫羅大遣人於兀狄哈都督里應可
大曰前者入寇平安道無城子處防禦疎虞若以汝等兵來則
吾當同力作賊里應可大曰當率管下軍士二百名以正月晦
時作賊愁州住兀良哈羅邑他率居唐人蒙古來告曰吾治安
住兀良哈末弄哈率居唐人舍吾間到吾家言曰阿赤郎耳吾
治安等處前日攻伐時被殺者之族親來言曰伐州住斡朶里
等違逆朝鮮再度作賊吾等亦將報復適值凶歉人畜飢困難
為報復然分運屯聚乘虛入賊事議之阿赤郎耳住兀良哈司
直吾同古來告曰火刺溫兀狄哈仇郎同哈來言曰同類兀狄
哈等議曰同類人及伐引住斡朶里三千餘兵前往平安道防
禦疎虞處作賊則將盡擄人畜而來都節制使康純亦以是馳
啓即諭平安咸吉江原黃海道都體察使韓明澮曰同封傳
寫咸吉道觀察使康孝文啓本及奏聞使梅佑先來事目看詳
又以梅佑事目馳諭咸吉道都觀察使及都節制使○戶曹

據都體察使韓明澮啓本啓洞仙舊站田極膏腴然平民重遷
不願回換新徙站吏生業可慮况程途隔遠處往來耕稼牛馬
漸就凋耗請令觀察使審視新站傍近可耕之田辨其膏瘠須
及農前勒令換給 從之○己卯日暈○傳曰諸司公事必多
稽留速令諸司具錄以聞○禮曹啓醫書習讀官勸懲條件一
習讀人數少請以三十人為定額三館及生員進士內年二十
五歲以下聰敏者議政府吏曹禮曹典醫提調等共擇定一每
十日一次藥房承旨內醫院堂上會闕內直指纂圖皆講二書
皆略以上瘡疹集產書張子華方臨文二書皆略其餘諸方抽
籤一書略者不計都目加資東西班叙用一內醫院官員中直
以下每三朔習讀出身東西班受職人每月季禮曹堂上典醫
提調各一員共考講一不通最多懶慢現著者收告身著笠
仍仕待其勤謹習讀通曉諸方還許叙用一習讀人等每月季
考療病及誤用藥材多少禮曹堂上典醫提調承旨共磨勘啓
達陞黜 從之○庚辰議政府六曹進香于章順嬪殯堂○

辛巳先是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馳啓今次會寧逃來唐人揚柳甫原住遼東後衛體昌地面被擄蒲州住韓朶里伊羅愁聽使十二年然在前彼人歸順時搶擄使喚唐人逃來則例當還給近年作賊後逃來唐人皆還本土日者彼人歸順如舊所據逃來揚柳甫處之何如至是諭孝文及都節制使康純曰會寧巡來揚柳甫其主若請還而關於歸順則量其事勢依前遂給不然則上送卿宜斟酌施行○初丙子年正月二十五日船軍梁成等濟州發船逢風二月初二日漂到琉球國北面仇彌島島周回可二息島內有小石城島主獨居之村落皆在城外島距其國順風二日程梁成等留島一月載貢船到國住水邊公館館距王都五里餘館傍土城有百餘家皆我國及中原人居之令每家輪日餉成等過一月歸王城王城凡三重外城有倉庫及廡中城侍衛軍二百餘居之內城有二三層閣大槩如勤政殿其王擇吉日往來居之其閣覆以板板上以鐵沃之上層藏珍寶下層置酒食王居中層侍女百餘人其國地勢中

央狹小或一二息南北廣闊不見其際大槩如長鼓之形國無
大川國都東北距五日程有大山山無雜獸只有猪耳島內置
郡縣築石城有官守者一人道路相距或一息或二息或半息
居民或稠或稀每里各有長公私家舍無大小其制皆如一字
無回互覆以茅草其國常暖無霜雪冬寒如四月草木不彫落
衣不綿絮喂馬常用青草夏日在正北一節日元日以橐左索
懸於門上又剖木為束置於積沙之上加餅器於其中又以松
木挿於束木之間至五日乃止其俗謂之祈禳且置酒相娛一
七月十五日上佛寺記亡親姓名置於案上奠米於床以竹葉
灌水於地僧則讀經俗則禮拜一奴婢日本人雖切族皆賣為
奴婢國王親近使令皆所買也或有女國人來贈奴婢者
一工匠只用鑄匠木手餘皆未見一鋪陳莞草織席如本朝或
於中原買來一衣服飲食男服則如本朝直領之制但袖廣闊
色尚黑白女服則衣裳一如我國君臣上下男女皆不冠巾徒
跣而行無靴鞋等物凡牛馬之皮皆納官造甲其食無匙筋折

亂草茹筋而食一男子騎馬如常婦人騎馬時並垂兩脚踞坐
馬背如坐交床而行一錢貨所興用者錢貨然不知鑄成之法
皆得於中原而用之丁丑年中原人始來教之十文准米一升
一商賈在松江船泊處日本女國之人亦且來市一斗升升則
如我國斗則或容五升或容十升或容三十升一更點闕南門
以木為漏器器體圓虛其中穿穴其腹量水為注以水盡為度
謂之一更遂擊鼓鼓數如其更數人定罷漏無異本朝一朝會
遠方邑長擇吉日辦宴供進闕庭國王在層閣不下羣臣在庭
而飲食無音樂無獻爵一迎詔勅中原詔勅及我國書契到國
船泊初面以旗纛蓋等物為儀仗又軍士具甲冑出迎安詔勅
書契於輦轎從傍擊鼓鐃吹太平簫迎入王宮王服絳衣著冠
而拜之坐開讀國王常在層閣不下使婦人傳命俗無冠服皆
行膜拜至此下庭拜跪略如禮焉一喪葬本國王死一應侍衛
民著麻冠麻衣哭之盡哀二七日而除凡民遭父母喪族親
喪喪家吊哭喪人著白衣皆三日後食肉七日內不殺生一國

王葬禮鑿巖為壙壙內四面編板立之遂窆棺作板門以鑰鎖
使之墓前及兩傍構屋守墓人居之環墓築石城城有一門凡入
葬禮鑿壙窆棺同但無構屋築城等事一婚嫁婚姻之時男家先
媒約定擇日男家族女歸婦家率新婦還家行禮其日夜兩家
族聚飲而散一祭其國無祭享一朝官凡用人聽在位人薦舉
官給奴婢土田家舍及軍器等物如不能黜之并收其所給之
物常時百餘人在闕內治事五日相適又有四五人長番不出
若以已意數行出入則黜之如上其入番之時皆受公廩其中
一人居首總理一盜賊本國無盜賊自日本見賣而往者往往
竊人財物捕鞫之大則戮之小則流于他島其推鞫之法無笞
杖但重置兩板於地決罪人之脚結其兩端使人登而搖之一
端不過三人一農桑諸穀皆有但無小豆木麥菘豆一無桑麻
木綿但有生苧其長二丈許一年三取之一旱田水田不用耒
耜以手治之每於十月苗種翼年正月分苗種之及五月而熟
刈其穗不取其黨其蠶苗又盛十月再收之治田但以錘不用

耒耜一畝產金銀不產買於南蠻日本用之一禽獸其畜則有
牛馬猪雞犬其禽則有鴉雀其俗好玩鸚鵡常於中原買來一
水陸產產於水者但魚物耳產於陸者抽橘柑耳一軍士以軍
士百餘為額更日遞直然其原數則未易悉知但軍裝甲冑無
異本朝以鐵作片其薄如紙附於甲領如護項之樣又以鐵作
人面著於面上形如假面環刀楯槍無異本朝但以鐵為四枝
之刃其形屈曲以木二丈許作柄用之其俗謂之拘斬遠處罪
人之兵一火筒其大小及體制一如本國之制一弓夫以桑木
為弓以苧為絃矢則如本朝磨箭或有以竹為鏃者一交隣中
原及日本國女國相通然不數數一中原程途因東南風舟行
七日乃到日本程途順西風舟行十八日乃到一攻戰國東有
二島一曰池蘇一曰吾時麻皆不降附吾時麻則攻討歸順今
已十五餘年池蘇則每年致討猶不服從肖得誠等八人今年
正月二十四日羅州設船二月初四日漂到琉球國彌阿槐島
島人載酒肉來饋引留此島島人輪辦供給島長二息廣一息

許二月大麥已收刈小麥皆熟瓜茄亦已結實至四月十六日
附趁琉球國商船本月二十七日到本國國王於宮內南行廊
接置日月召見厚饋七月六日發還一城有三重皆石築城高
如我國都城而稍高城門亦如我國其城回互如曲水兩城相
距如一匹布長一國王居於二層閣其閣皆著丹雘覆以板每
驚頭以鐵沃之廊廡周回連接間數不能知悉軍士留宿焉朝
會及罪囚鞫問時軍士著甲侍衛又著面甲如倭面形以鐵作
兩角狀如鹿角沃以金銀以鐵作行滕束其兩脚一國王年三
十三歲一國王有子四人長子年十五許餘皆幼長子出入時
軍士十餘人侍從之王子不與國王同處別在他所一舊宮在
所居宮城南其層閣城郭制度與常居宮同時時往來或二三
日或四五日留居焉國王行時侍衛軍士約三百餘皆著甲騎
馬所執兵或弓矢或槍或劍或有形如鉤者前後雜列而行國
王或乘輜或乘馬侍衛軍士唱歌曲節如農歌年少三子在前
長子於後從之一國王燕居或用紅白絹或用黑絹裹頭若

出入則著倭笠狀如本國女竹笠內紅外黑服飾與朝官無別
一每五日一朝會左右各立一大旗無他儀仗朝官入庭合掌
三拜其日人民持酒桶來納於宮又納生苧一民居稠密比屋
連牆街路甚狹人家好種植松椶二樹一衣服制度一如倭服
但不著袴其服用段子紗絹及苧布男女同服一其俗常佩大
小二刀飲食起居不離於身刀形與本國環刀同一上下男女
並皆徒跣而無靴鞋但城外著鞋如倭鞋入宮城不著鞋城外
暑見尊長則亦脫去一男子椎髻在頭左女子椎髻在腦後常
不冠巾兩日或著倭笠或著椶葉或著氈衫或著蓑衣一朝官
祿俸每五日一頒一外城內有倉庫及內廐常養大馬六匹一
於江邊築城中置酒庫房內排列大瓮酒醪盈溢一二年酒
庫分書其額又置軍器庫鐵甲槍劍弓矢充牣其中一諸設皆
有一其畜有牛馬雞犬獸有獐鹿禽有燕鶯鴉鳩黃雀無虎豹
一其菜有葱韭蒜薑蘿菘蒿苣芭蕉蘘荷芋薯蕷一船隻常患
蛆食於江邊作草舍入置焉一市在江邊南蠻日本國中原高

船來互市一南蠻在國正南順風則可三月乃到日本國在國
東南順風則可五日乃到中原在國西順風則可二十日乃到
云一但凡盜賊咸戮之或國王親鞠軍士拿去城外殺之或於
官府有司治而殺之一水產惟魚物在陸者惟梨栗桃櫻松椽
倭橘樹而已一初到彌抄槐島本島人與隣近屈伊麻島日南
浦島時麻子島于甘島五島人民互相往來飲酒每相往時必
請宵得誠等厚慰之○壬午義禁府提調金淳李克培等啟刑
典犯罪人負推劾條堂上以上犯死罪者十惡外皆賜死今金
繼孫張孟昌雖犯死罪不干十惡何以處之傳曰義禁府奉旨
推劾而繼孫歸咎義禁府堂上語涉不敬不可謂不干十惡
孟昌亦依軍律處斬繼孫中武舉累遷至訓鍊觀使起拜江原
道觀察使歲庚辰征毛憐衛頗有功○忠勳府進香于殯堂○
國葬都監啟沙峴崖壑路狹大輿過時不更請令漢城府修治
判漢城府事鄭軾啟沙峴崖壑路雖狹隘大輿過時用短輦梢
則可以容行若補以棧道則功役重大且不堅牢傳曰既啟甚當

國葬事至煩自初予若不抑則弊必極矣予恐斷割山昧削平
道路以致勞弊自今國葬事承政院檢舉事畢後予亦觀之道
路修治等事一有違法則罪國葬都監及漢城府官吏其悉此
意○遣判漢城府事鄭軾 賜世子嬪謚仍設奠其冊文曰表
行定謚君父之至情節惠易名古今之常典爰舉顯冊用賁幽
扃惟爾生從今門早入諸邱每承額以怡悅常率下而肅雍德
配高明望乎少陽之儼祥凝震索夢恸大人之占慶宗社之攸
歸喜蘋藻之有托庶延龜筭益贊鴻圖何不吊於靈旻而遽尸
於殤天蟾宮隆魄鶴闈縵悲痛瑤華之云亡念徽音之如在情
豈間於存沒禮宜備於哀榮茲遣判漢城府事臣鄭軾贈爾謚
章溫克令儀章嗚呼生也有涯雖未窮百年之樂死而不朽
庶幾綏萬世之祺哀爾英靈體我寵命其儀前一日忠扈衛設
權安冊印幄於殯宮門外南向設使者次於冊印幄之南隨地
之宜設冊印案于殯宮月臺上東北南向設使者位于冊印案
之東西向設喪主代受冊印位於冊案前北向設喪主位于東

章

溫克令儀章

嗚呼生也有涯雖未窮百年之樂死而不朽

庶幾綏萬世之祺哀爾英靈體我寵命其儀前一日忠扈衛設

權安冊印幄於殯宮門外南向設使者次於冊印幄之南隨地

之宜設冊印案于殯宮月臺上東北南向設使者位于冊印案

之東西向設喪主代受冊印位於冊案前北向設喪主位于東

階下西向設喪主拜位于庭中北向其日有司陳冊印樓于於

勤政門外設鹵簿于弘禮門外小駕儀仗有司奉冊函印盃入內冊印

安置於殿門外贈謚印官及執事官並服常服詣闕入就勤政殿庭

道東北向立承旨詣思政殿門外取謚冊謚印授執事者內直

別監跪受置于冊印案每案二人對舉由勤政殿東邊詣謚印官東

向立稱有旨通贊贊跪謚印官跪承旨宣旨曰賜王世子

嬪韓氏謚冊謚印命卿展禮宣訖執事者以冊案進立於承旨

之南少退俱西向承旨取冊函西向授使者使者受以授奉冊

官執事者以印案進立於承旨之南承旨取印盃西向授使者

使者受以授奉印官內直執事者各以冊印案舉冊印案者立

於奉冊印官之後使者俯伏興平身奉冊印官前行舉冊印案者隨之

由勤政門東偏門出使者隨行至勤政門外以樓子載冊函印

盃而行至弘禮門外鹵簿前導至殯宮外幄次權安於案上掌

次者引使者就次司儀引喪主就東階下立使者出次立於門

西東向奉冊官奉冊函奉印官奉印盃立於使者之北俱東

向舉冊印案者立於奉冊印官之後司儀入告喪主去杖免經
司儀引喪主出迎於門外在西司儀引使者入奉冊印官先行
持案者從之升置于月臺上東近北南向使者立於其東西向
奉冊印官及舉案者立於使者之後稍南西向司儀引喪主就
拜位北向司儀贊鞠躬四拜興平身使者稱有旨司儀贊跪喪
主跪使者宣旨賜謚冊印宣訖司儀贊俯伏興平身喪主俯伏
興四拜興平身司儀引喪主升自西階入就代受冊印位跪使
者取冊函授喪主喪主受冊函舉冊案者進舉冊案跪奠于靈
座前喪主以冊函跪奠于案上還就代受印位跪使者取印盃
授喪主喪主受印盃舉印案者進舉印案跪奠于靈座前喪主
以印盃跪奠于案上降立於東階下司儀引使者出喪主送于
門外使者還司儀引喪主經杖而入○遣左贊成黃守身以賜
章順嬪謚冊印告 宗廟○癸未左贊成黃守身啓沙峴崖壑
今不修治若大舉過時路狹難容則實非細故請於明日先試
大舉過行便否 傳曰雖不試驗可也其除之○上與中宮王

世子 幸景福宮有頃 上出自北門 幸壯義門等處觀獵日

暮還宮 上與中宮御忠順堂河城尉鄭顯祖進豐呈○先是

上親製兵將說初名兵將說後兵說曰兵者以智運用以用應智

智者本仁義度我人審地利也用者明形數一節制利器械也

不本仁義則無敵自破不度我人則如蛾赴燭不審地利則盲

者去杖不明形數則多還為少不一節制則臨陣棄將不利器

械則肆上肥腴本仁義則如之何明學校嚴君臣崇文武守典

章是也度我人則如之何觀天運校將士計曲直參勞逸是也

審地利則如之何乘風水達道里因高下據險易是也明形數

則如之何修軍籍預作隊定人心一耳目是也一節制則如之

何勤教閱恒賞罰比臨敵無少憾是也利器械則如之何人各

造禁常用勸牧馬考黜陟是也苟知此大槩思過半矣人為

計豚為豚計有將骨者不佞予言夫何勞諭將說曰凡為將之

咎智能傲人才足陵人未與接人已志蔑人獨身行事上下無

交此真匹夫耳扭於順心罕於逆心曠力所恃逢不如意不及

盛壯功名不遂可惜也哉聞譽而不喜受辱而不怒周問下資以柔濟事上也積智而求智蘊才而求才果斷在能以強立事中也仰天而不俯見賢而不敬專擅獨辦以妄敗事下也常事弓馬無治儒術上也諂儒尚武心慎狂妄中也恃力挾勢逢人則慢下也見利思義上也執杯思醉中也分外思得下也是故得上則致君堯舜得其中則安民制敵得其下則亡家敗國可不重歟 命左議政申叔舟中樞院使崔恒藝文提學李承名刑曹參判徐居正等撰註至是叔舟等註訖隨箋以進箋曰天之眷命用懋誕撫文運之隆國之大事在戎昭揭兵家之要豈惟續武之略實是保邦之規臣等竊觀黃帝著握機之文蒼姬制司馬之法蓋非兵則難以禦侮而無律則莫能行師恭惟聖敵日躋勇智天錫功高湯武之撥亂德協堯舜之重華應乎天順乎人曆數歸于一德繼之志述之事禮樂興於百年然而聖不自居猶謂治之未給益務內修之政兼舉外禦之方教閱勤於四時兵精卒鍊威靈振於八表大畏小懷尚慮為將之道

未悉用武之道乃賜 御札以示指南宸翰昭回與誓誥同其
濊噩王猷允塞以仁義為之本源條貫盡其詳明規模極其宏
遠然聖訓之微密而睿藻之簡嚴苟非發揮孰究蘊奧臣等謀
慚借筋學昧止戈不揆僭踰妄著註解採歷代征戰之事以驗
成敗之機引前人論斷之言以明得失之効敢竭千慮用贊一
辭雖未能潤色乎聖謀亦庶幾開諭於將士戰必勝攻必取奉
成筭於一朝制未亂保未危繫苞桑於億載賜叔舟恒承召
居正內廐馬各一匹○忠翊司進香于殯堂○甲申 御後苑
覲射內宗親及中樞院使尹士昕中樞院副使韓繼禧及承旨
等入侍 命召兼司僕等分左右射侯 賜勝者鹿皮各一張
時判司僕寺事林自蕃方射 上曰汝能中鵠即加嘉善自蕃
中之命加嘉善○以兀狄哈余于豆知中樞院事從者三人皆
除職有差○兼禁府啓司憲府官吏聽李元幹請辭以和奸啓
請劾之 命下掌令柳李潘于兼禁府尋釋之○諭都體察使
韓明澮曰平安道助戰節制使具文老得病以僉知中樞孟得

義代之其令除朝辭留防○韓明滄遣從事官金壽寧啓請令
義州人還耕三島之田初義州民多占三島為田厥地土腴禾
稼歲登於江外遠斥候嚴守護使民往來耕穫以為常張孟昌
狃於泰帖縱民布野至挈老幼而往兀良哈趙三波等突入島
中擄人口頭匹其有拒者剝腹剖心窮殘極酷民望見者多赴
水死孟昌閉關不出判官張孝孫率麾下追之于江外不及遂
欲捐三島不許民耕至是啓之○設啓殯奠其儀有司先設喪
主位於庭東近北北向設告落殯官位於喪主之後近南執事
者一人執拭柩巾陪其後俱北向執事者奠祝版於靈座之左
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設尊於戶外之左時至執事者捧
盞置于尊所酒盞三捧饌升奠於靈座前司儀引告啓殯官入
就位執巾者從之司儀引喪主入就位北向立司儀唱再拜哭
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司儀引喪主升自東階
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一人捧香合一人捧香爐跪進喪主
二上香執事者奠于靈座前執事者進茶酒喪主酌茶三奠酒

司儀贊俯伏興小退跪祝進靈座之左西向跪讀祭文訖喪主
俯伏興降復位司儀唱再拜哭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
哭盡哀司儀引喪主權歸幕次執事者撤饌告啟殯官升自東
階從執中者就殯南北向跪告曰謹以吉辰啟殯告訖掌事者升
撤殯塗訖啟殯官以巾拂拭靈柩覆以棺衣執事者周回設帷
施常食之奠如常儀訖司儀引喪主入就位北向立哭司儀唱再
拜哭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以出○設祖奠其
儀有司先設喪主位於庭東近北北向執事者奠祝版於靈座
之左設香爐香位并燭於靈座前設尊於戶外之左時至執事
者捧盞升自東階奠于尊酒盞一捧饌升奠于靈座前司儀
引喪主入就位北向立司儀唱再拜哭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
俱再拜哭盡哀堂哀司引喪主升自東階詣靈座前跪執事者二
人捧香合一人捧香爐跪進喪主三上香執事者奠于靈座前
執事者進茶酒喪主酌茶奠酒司儀贊俯伏興少退跪祝進靈
座之左西向跪讀祭文訖喪主俯伏興降復位司儀唱再拜哭

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以出○乙酉日暈○御
宣政殿引見兀狄哈金于豆等設酌內宗親及左議政申叔舟
右贊成具致寬花川君權恭禮曹判書洪允成知中樞院事金
淳判漢城府事鄭軾兵曹判書尹子雲戶曹參判李克堪刑曹
參判李石亨兵曹參判金國光承旨等入侍 命于豆進酒
賜于豆等衣帶等物有差○丙戌日暈○設遣奠其儀有司先
設喪主位於庭東近北北向有司國葬進輔今用輪於內庭儀
仗明器序列於外門前執事者奠祝版於靈座之左設香爐香
合并燭於靈座前設尊於戶外之左時至執事者捧盞升自東
階奠于尊所酒盞三捧饌升奠於靈座前司儀引喪主入就位
北向立司儀唱再拜哭喪主再拜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
司儀引喪主升自東階詣靈座前北向跪執事者一人捧香爐
一人捧香合跽進喪主三上香執事者奠于靈座前執事進茶
酒喪主酌茶奠二酒司儀贊俯伏興少退跪祝進靈座之左西
向跪讀祭文訖喪主俯伏興少退於位職掌設哀冊案於奠東

捧冊升詣冊案前跪奠於案上俯伏興少退司儀贊跪喪主跪
捧冊官詣冊案前跪舉冊讀冊官跪讀冊訖俯伏興退捧冊官
以冊授仁順府官員司儀贊俯伏興再拜哭喪主俯伏興再拜
哭盡哀內外俱再拜哭盡哀執事者撤饌訖司儀引喪主權歸
幕次昇柩官進輔於階下內官捧魂帛函安於腰舉虞主櫃次
其後內官捧謚冊謚印哀冊及平時封冊置於輦攝僉知通禮
進靈座前跪告請升輔俯伏興退捧柩官帥昇柩官及內官捧
柩升輔堂內用小輪輦轎連大輪輦發以素錦外攝僉知通禮前導靈柩至外門外
攝僉知通禮進輔前跪告請升大舉俯伏興退捧柩官帥昇柩
官及內官捧柩升大舉攝僉知通禮進靈駕前跪告請靈駕進
發俯伏興退儀衛次次前引喪主以下以次哭從如儀○其哀
冊文曰維天順五年十二月庚午王世子嬪韓氏卒于私第遂
就殯焉以翌年二月庚寅將厝仔坡州普施洞之原禮也履衛
宵嚴鶴關時闐雲旌旒旒以飏風殯歌淒咽而訢月我主上
殿上哀少陽之喪恹痛元孫之失慈緬懷真遊增悲表事俾稽

今典云楊貞儀其詞曰天祚大東奕業重光姪姒迭續陰教用
彰我聖當宇前星重景贊德小海執司內政上黨之韓粵惟元
功載生碩媛載婢青宮地望既高天資克懿夙夜儆戒罔愆相
事思媚中闈徽音乃嗣錫羨溥將慶膺弓韜迺誕元孫輿望攸
屬鴻休無彊景命有僕夫何一疾奄就窆空痛結九重悲均一
國嗚呼哀哉寵樓問寢嗚盈誰告熊夢協祥顧復誰托優容儀
兮如在委仙佩兮若休謝青春而莫返侶金母而遐遊香奩閣
兮玉臺塵露華溥兮月色愁嗚呼哀哉迺卜靈龜迺問佳辰鼻
章備舉羣儀具陳辭祖帳之寂寞背鸞殿之罍罍龍駟動兮踟
步川原繚兮逶遲嗚呼哀哉鬱鬱佳城鈴平之彊青鳥告吉黃
媪諸祥佳城既開乃妥乃康百靈朝兮肅肅長夜深兮漫漫悵
宮官之兩泣翳羽翹之空還嗚呼哀哉彭殤不齊萬古一致仁
或未壽孰主張是惟倪天之懿範與愛日之遐福託彤管而不
朽永傳芳於竹帛嗚呼哀哉○斐引儀攸司陳吉凶儀仗如儀
竣遣奠禮畢攝僉知通禮進當靈座前跪告請升輜今用輪告

上三下承卷二

二

訖俯伏與內官捧謚冊印哀冊及平時冊各安於腰舉內官捧

魂帛函安於轎子虞主櫃置其後捧樞官帥昇樞官及內官捧

樞升輜堂中用小輪舉轉升攝僉知通禮前道靈樞至外門外

攝僉知通禮進輜前跪告請升大舉俯伏與捧樞官帥昇樞官

及內官挽士奉樞升大舉攝僉知通禮進大舉前告請靈舉進

發俯伏與退執鐸司馬俱振鐸凡靈舉進退靈舉動侍衛官以

次侍衛如儀於城外三處路祭後侍從羣官皆上馬執儀伏者皆步行至晝停所靈帳設路

上南向随地之宜又設帳陳靈座於樞東侍女幕次設於靈帳

之旁魂帛轎子及銘旌駐於靈座前靈舉至攝僉知通禮詣靈

舉前跪告請駐舉捧樞官導舉安於帳內服玩明器腰內官

捧魂帛安於靈座虞主匱置其後銘旌植於靈座之右謚冊謚

印哀冊平時冊置於靈座之南設奠及上食如常儀訖發引皆

如初儀大舉至墓所洞口侍衛官並下馬從行至靈幄廳前回舉

南向攝僉知通禮進當大舉前跪告請降大舉告訖俯伏與奉

樞官帥昇樞官及內官捧樞安於座用輪舉二轉外擲無足平床西首設靈座於

立擔陪軍二十名各司奴子次服玩腰舉院陪軍二十名尚衣

次明器腰舉中立上擔陪軍六十名各司奴子史帥次

青繡鞍馬二在左紫繡鞍馬二在右寺馬及牽馬人次竹

鞍馬四左右分立次竹散馬二左右分立寺牽曳軍三十名

次挽詞三十左右分立捧持軍四十名次方相氏四乘馬左

右分立寺鞍馬及牽馬人次火鐵籠二十連望燭左右分立

受次及虞轎子中立名高夜院匠人紫衣黑鵲次

白燭籠二左右分立領捧持別監四相遠黑團青陽繳中立

蓋陪弁定次青燭籠二上捧持次及虞腰舉中立尚陪軍二十名

衣冠上同次紅籠二左右分立上捧持次謚冊印腰舉中立

紅帶濟用監次紅籠二左右分立上捧持次謚冊印腰舉中立

平時冊腰輦中立紫衣兵曹黑巾紅帶次旗二左右分

立捧持蓋陪青衣皮次烏杖二十左右前導忠贊衛吉服

隨從官負路祭後皆乘馬執儀仗者步行○行路祭其儀前

立惟子兵曹受出次烏杖二十左右前導忠贊衛吉服

期一日忠扈衛於城外幕華館設靈帳十舉又設帳於其旁執

事陳靈座魂帛坐奠祝版於靈座之左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

座前次設禮饌設尊儀仗將至議政府六曹隨地立班異位重

行靈輦至攝僉知通禮詣靈輦前跪告請靈輦小駐俯伏興退

捧板官帥昇板官導輦安於靈帳內內官奉魂帛安於靈座通

贊唱再拜眾官皆再拜執事者引班首詣靈座前奉禮郎贊跪

班首跪眾官皆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一人奉香爐跪進班首

三上香奠爐于案執事者進茶酒班首酌茶三奠酒奉禮郎贊

俯伏興小退跪祝進靈座之左跪讀祝文訖通贊贊俯伏興平

身班首退伏位眾官皆俯伏興平身通贊贊再拜眾官皆再拜

退攝僉知通禮詣靈輦前跪告請靈輦進發俯伏興退執事者

撤饌○丁亥移 御景福宮○戊子日暈○傳旨兵曹曰部將

鎮撫等勿更試才並令仍仕隨箇滿叙用以新試才者差之○

初壞簡儀臺建世子宮 上以諸處功役並舉 命停之○兀

良哈都事汝羅豆等來獻土物○己丑日暈○召刊經都監引

使崔有池問都監所需米粿魚物之數 命停罷議猶未定以
用度太煩也○庚寅兵曹啓京中軍士加數番上及諸道互相
習陣軍額抄定節次磨勘具錄于後一助番甲士勿分半全數
番上一忠清全羅道正兵在前一旅番上全加一旅慶尚道正
兵近因邊警除番上必邊赴防本道軍額倍於他道本道防禦
一旅外二旅加定番上京畿正兵亦令一旅番上一諸邑日守
定額外並定軍役一平壤咸興等土官諸處東西班額外預差
人及其餘額外諸色衙前並定軍役一在前諸道諸邑每月二
度習陣春秋各於主鎮習陣遠路行軍節次專不閑習請自入
必邊旁近諸邑軍士外每年一度臨時命將換道習陣一防牌
每番九百分五番六朔相遠番上然除雜故每番不過四五百
請自今依甲士助番例分半各三朔番上 從之○葬章順嬪
于坡州設遷奠其儀前期一日忠扈衛設靈帳及吉帷於墓
前東向吉帷在靈帳之內執事者設靈座於吉帷之內設謚冊印平時
冊案於靈座前攸司設喪主位於靈座之東西向內官在後執

事者奠祝版於靈座之左設奠於靈座前設香爐香合并燭於

其旁方相氏先至壙內以戈擊壙四隅明器服玩哀冊贈玉贈

帛等至陳於玄室門外左右時至攝僉知通禮進靈幄廳跪告

請升大輦俯伏興退陳儀仗如儀時待女退捧柩官帥昇柩官

及內官捧柩升大輦輦用二輪內官捧魂帛安於轎子至遷奠廳

導輦安於靈帷內內官捧魂帛安於靈座虞主匱置於後銘旌

植於左執事者設尊所奉饌奠于靈座前司儀引喪主就位唱

再拜哭喪主以下再拜哭喪主司儀引喪主詣靈座前跪執事

者一人奉香合一人奉香爐跪進喪主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

案執事者進茶酒喪主酌茶三奠酒俯伏興少退跪祝進靈座

之左跪讀祝文訖司儀引喪主復位唱再拜哭喪主以下再拜

哭盡哀以次出先是設喪主辭位於羨道之東又設進哀冊官

位於羨道西向書雲觀報時攝僉知通禮告請進設捧柩官帥

昇柩官導大輦至玄室門外銘旌前引魂帛虞主喪主以下哭

從攝僉知通禮進大輦前告請降大輦升輓即輪捧柩官帥昇

柩官及挽士捧柩安於輜去輪臺板解裏察其上下移安於懸

索用純裏白正布索及漸次下安於槨內整柩衣加蓋輪入玄

室安於座黃腸木覆以槨衣二白紅各一細銘旌去杠置其上進哀

冊官奉冊奠於梓室之西次以贈帛贈玉奠于哀冊之南國葬

鄰監提調率其屬以黼黻樹梓宮兩傍次奉服玩入盛土

二明器各以次隨便陳列喪主以下俯伏哭贊者唱哭止再拜

興平身喪主以下再拜興平身贊者唱俯伏哭喪主以下跪俯

伏哭盡哀辭訖退詣立主廳即吉造墓都監提調鎖閉玄室掌

令並監鎖閉造墓都監提調覆土九鋪攸司帥工作覆土終事

下誌石埋於墓東近西書雲觀祠后土如儀上下通用之物外並

皆燒焚其誌文曰嬪韓氏上黨茂族也遠祖諱蕭在高麗初賜

號三韓功臣其後最著者曰渥仕高麗位政丞諡思肅配享忠

惠王廟庭曰脩判厚德府事諡文敬於嬪為高祖曾祖諱尚質

仕本朝官至資憲大夫三司左僕射諡文烈祖諱起贈純忠積

德秉義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領經筵事

上黨府院君行承儀郎司憲監察父諱明澮今為輸忠衛社協
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輔國崇祿大夫上黨府院君兼判兵曹
事勲著鍾鼎母驪江閔氏高麗大儒門下侍中謚文仁公諱漬
五世孫嘉靖大夫漢城府尹奉朝請大生之女也內外門閥之
盛甲於東方咸能世濟其美積有餘慶以正統十年乙丑正月
十六日庚寅生嬪嬪生而淑婉柔嘉維則遂膺妙選冊封為土
世子嬪天順四年夏四月甲子親迎禮成自是儆戒無違執婦
道惟謹奉 兩宮盡誠孝克著肅雍之 媛翌年有身十一月丁
酉忽違疾 兩宮軫慮親臨視疾醫藥祈禱無所不用其極遂
彌留不痊越二十日丙寅誕元孫 兩宮喜深宥境內 賜百
官資舉國懽忭十二月辛未疾革遂即世享年十七 兩宮震
悼國人無小大罔不悲惋嗚呼慟哉 賜謚曰章順翌年二月
二十五日庚寅安厝于坡州普施洞原禮也嬪雅性閑靜配儲
位生元孫篤敬邦家夫何一朝遽至於斯嗚呼賦之德而留其壽
天之不可恃也甚矣可勝痛哉銘曰猗歟勲閥趾美積德迺生

淑媛迺配貳極思媚兩宮克修嬪則不吊于天仙馭何迫脩短
有數天耶叵測元孫克岐厥聲嗶嗶委祉于後萬世無疆○
設立主奠其儀矣掩壙將畢有司設喪主位於吉帷之東西向
執事者設卓二用墓所於靈座東北南向題主卓在北具筆硯
墨盥盤匱具香拭巾用白次奠祝板於靈座之左設香爐香合
并燭於靈座前設尊於其旁時至司儀引喪主詣卓前西向立
祝盥手開匱奉出栗主置於卓上以香湯浴主拭以巾尉置卓上
題主官詣卓前西向立先題陷中云有明朝鮮國王世子嬪韓
氏神主面云贈謚章順嬪韓氏神主乃退祝奉安靈座魂帛廂
置其後執事奉盞置於尊所奉饌升奠于靈座前司儀引喪主
詣靈座前跪執事者一人奉香合一人奉香爐跪進喪主三上
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執事進茶酒喪主酌茶三奠酒司儀贊俯
伏興小退跪祝進靈座之左西向跪讀祭文訖喪主俯伏興平
身降復位司儀唱再拜哭盡哀祝奉栗主納于匱中司儀引喪
主權歸幕次執事者撤禮饌祝板瘞於坎○設安墓奠其儀矣

覆土訖謁者設獻官位於東階東南西向設諸執事位於獻官
之後異位重行但西向北上執事奠祝版於靈座前設尊於戶
外之左時至執事置于尊所奉饌升奠于靈座前謁者引獻官
就拜位謁者唱再拜哭獻官再拜哭謁者引獻官詣靈座前三
上香執事者以茶酒授獻官酌茶三奠酒俯伏興小退跪祝進
靈座之左跪讀祭文訖引獻官降復位謁者唱再拜哭獻官再
拜哭謁者出執事者撤饌祝版瘞於坎○行謝后土祭其儀矣
覆土既畢執事者玄宮之左除地設后土氏神位南向席以莞
設獻官位於神位東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西向北上謁者
贊者位於獻官西南向北上奠祝版於神位之右設香爐香合
并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畢次設尊所於神位東南執
事官具公服時至謁者贊者先就拜位北向四拜訖就位謁者
引祝及諸執事入就拜位北向贊者曰四拜祝以下四拜謁者
引獻官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
獻官詣神位前三上香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以爵授執事

者奠于神位前俛伏興小退北向跪祝就神位之右東向跪讀
祝文訖謁者贊俛伏興退復位贊者曰四拜獻官四拜謁者引
出謁者引祝以下就拜位贊者曰四拜祝以下四拜謁者引出
謁者就拜位四拜而出執事者撤饌祝版瘞於坎○行返虞祭
其儀攸司布陳儀衛如儀候執事者撤立主奠訖攝僉知通禮
進當吉帷前跪告請升轎告訖俯伏興執事者奉冊印就腰舉
內官奉虞主安於轎子魂帛函置其後攝僉知通禮進當轎前
跪告請進爰告訖俯伏興退儀衛以次前引喪主以下以次侍
從如儀去墓門百步許上馬至晝停所小駐設奠及上食如成儀先是執
事者設靈座于魂宮返虞轎至魂宮洞口喪主以下皆下馬返
虞轎至魂宮門外攝僉知通禮進當轎前跪告請降轎升輦今魂
宮門狹用告訖俯伏興內官奉虞主匱安于輦上內官奉輦攝
僉知通禮前導至階上跪告請降輦升座告訖俯伏興內官奉
虞主匱安于靈座魂帛函置其後執事者奉冊印舉案隨入陳
於靈座前稍南青陽繖植於右扇二分植左右時至行初虞祭

○返虞班次禁亂官二在後次國葬歛殯都監官負次書筵翎
衛司仁順府官負次喪主次內官次青扇二左右分立次返虞
輜子次香亭子中立次白燭籠二左右分立別監奉持次青陽徽中
立忠義備奉持次青燭籠二左右分立別監奉持次返虞腰輦中立次紅
燭籠二左右分立別監奉持次謚冊印腰輦中立次平時冊腰輦中
立次旗二左右分立近侍奉持次烏杖二十左右分立前導○辛卯
御思政殿受常祭 召左承旨洪應曰前者令文臣讀禮記
今已畢讀乎無乃中止乎禮記不可不讀其更檢舉近日子將
親講應對曰文臣等須聚一處博考給聞所學當日就乞於藝
文館分番直宿以資博考且備考問 上然之率不果○行再
虞祭○都體察使韓明澮從事官金壽寧辭 諭明澮曰今來
金壽寧所啓已悉義州三島田依所啓深塹設柵多定守護軍
令判官或口傳軍官帶領往來耕稼○壬辰 上與中宮幸東
郊觀獵王世子從左右廂驅狐 命王世子射之即射墮之命
世子進酒 賜宗親宰樞及宣傳官司僕等酒○癸巳持平李

永敦將本府議啓黃守身以功臣特赦然其罪甚重今若不治人無所警請依法科罪 傳曰守身無罪其勿復言司憲府因上疏曰臣等謹按周書立三公曰論道經邦三孤曰貳公弘化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夫公孤國之重任臣之極位苟無其人寧虛其位寧可以赫其人而竊其位乎日者左贊成黃守身當國家議革牙山便否之日陰懷有田其地家其官之計偶受賑恤之命而使於其道潛用族人金克剛之名請受議送於黃孝源立案於趙元祉而謂已秘且固矣當其時豈料邑人希武爭之於後乎希武爭之而公衙菜田遽屬於公則深自病焉謀欲受 賜托以移葬其妻而冒為啓達以其沙石不用之地換受膏腴於是病其縣之復也則謀破公衙且欲抑買而請囑元祉者屢屢惡置社倉欲急破家而通書禹治者懇懇且使伴人而菜田花利求請盡用官奴道者冒受役使名曰平山之田還屬於公而其耕穫自若是則守身以國家之地為己之農庄假賑恤之命為求田之資以克剛之身為己之身表裏孝源指使元

社以沙石換受膏腴瘠國自肥也名屬公而且耕且收竊其國財也惡其社倉而通書者病於國也謀破而欲其抑買私其官也至於萊田花利之求計析秋毫官奴冒濫之使隱占人民嗚呼曾謂廟堂大臣而誣上行私一至於此乎既啓葬妻而終不移葬則又有甚焉守身則以為慮其國論未定將以復立而然也臣等以為屢遣使臣已審便否而革之有年矣赫國論已定而何復立萬無急急破取之書既通於禹治矣又何慮乎欲為農場而啓以葬妻其謀甚巧今既畢露而猶欲自明其為罔冒天聰極矣夫守身之欺罔朝廷特其貪欲不足責也曾以為廟堂大臣而罔冒天聰至此乎人臣之罪莫大於此此而不治將安所懲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守身既無人臣之行又有欺君之罪殿下寧可論以勳舊而待以大臣使處巖廊具瞻之地乎且未知守身重歟廟堂重歟殿下重守身則廟堂輕矣輕廟堂則廟堂之臣亦輕矣殿下惜守身歟臣等為廟堂惜焉又未知後之論此以為相惟其

人耶臣等惧焉伏望 殿下將守身明置於法以正人臣貪饕
誣罔之罪疏上 御書紙尾曰守身雖小有過誤之事豈至於
誣罔真不如小人巧飾之行故其過彰耳功臣之罪死亦當宥
况一無情乎掌令柳季潘更啓 不允○御札諭咸吉平安江
原黃海道都體察使韓明澮曰自張孟昌棄民之後至於海西
之人皆生心焉今毛憐衛之賊又移蒲州是利西北之虛而欲
厚黨作賊耳及今勢未盡合而散蕩之正攻心伐謀之機也然
中朝所忌且吾未至富強故不可輕動料必秋冬請兵海西數
千兵至矣於其時卿以何術禦之乎預屯兵則空疲不預則與
賊宜列置大城為秋冬入保之所間設小柵為春夏農作之處
預整赴援之兵申嚴烟臺斥候報邊之令是謂有備無患如此
守而勿攻養銳畜忿每歲徙民貫之從而教之不過十年兵可
精於天下何患萑爾腥膻小醜○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據
會寧節制使宣炯呈馳啓上甫兒下住兀良哈愁堂介來告伐
引河州毛里安蒙古家舍等處野人議曰今二月內將移蒲州

其中壯者則於會寧境內高嶺豐山等處登山窺伺作賊後移去不獨此也東良住中樞金波兒大都萬戶于老哈等所告亦與此合其逃移形狀已令備細探問且防禦器械更加布置待變諭都體察使韓明澮曰同封傳寫咸吉道觀察使康孝文啓本論書及敷衍事目審之并聽宣傳官仇自平言一水合則須撤小寨聚保堅城然臨時迫促入保民必受苦宜於閑暇之時計所入人戶丁口頭畜量城內廣狹預定區畫造家及土宇毋使飢凍一城上窄狹人不得並行守城為難曾令城上騎馬並行今猶未舉宜使邊將依法修治以便防守器械宜令茲時嚴備一城上坐更軍鋪量其相距遠近造作以便巡更警備一於諸城多積馬為且備火災○琉球國使臣宣慰使李繼孫上聞見事目曰臣與正使普頌古副使蔡璟因閑話據文獻通考所載琉球國風俗之事逐條問男女服飾冠帶之制以漢通事康致和傳言荅曰男者斑爛之衣見今伴人之衣則可知冠則如貴國之僧所冠竹笠女則衣裳一如瀟女但加斑爛之衣裳

頭而下冠如男笠而稍大問古人云其俗男子烏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并雜羽為衣何與大人之言不同答曰上古之事則不知今則不然問弓箭甲冑刀劍之制答曰其形制一如日本問古人云其俗少鐵刀多以骨角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答曰我國多鐵稀熊豹此正謊說問攻戰之事答曰本國俗尚輕死知進不知退戰無不勝問古人云國人互相擊刺如其不勝遣人致謝共和解收鬪死者聚而食之答曰不然古今天下安有人相食之亦安有不勝而致謝問刑罰之事答曰一依大明律但盜賊則即斬不償故路不拾遺問古人云獄無枷鎖以鐵錐鑽項殺之答曰豈有如此慘酷之刑此是謊說問造酒醋鹽醬之法答曰淨洗米作飯和麩釀之但一日之酒則以十五歲處女漱口咬飯釀之其味甚甘酒亦以米釀之鹽則煮海為之醬則用小麥董造問歌舞答曰一人擊掌而歌眾皆和之搖手而舞無朝廷正樂仍使伴人歌舞其歌聲似我國農歌舞似野人之舞問送終之禮答曰於山

上巖下作室女人家人死則燒收骨盛函次次置於巖室春秋
擇日開門入室祭之且於家正廳奉安神主以朝夕所食之物
祭如平生以白衣終三年若中朝福建之俗則臨死之時令左
右持體使之坐死用水銀灌口顏色如平生奉安正廳奉祀如
常三年喪畢後或燒葬喪葬之禮如此其厚故世人云生在揚
州死在福建問所種穀名荅曰有稻粱牟麥麻豆無小豆及黍
問播種收穫之節荅曰水田則十一月播種三月移秧六月刈
之又六月播種七月移秧十月刈之若穉禾則收實太減旱田
則三月播種七月刈之問天竺酒法荅曰桄榔樹漿燒成酒其
味香烈飲二杯終日而醉問土產異物有黃金珊瑚琥珀硫黃
鑛鐵若硫黃則掘之一年復滿其坎無窮盡之理問蠶績之事
荅曰但勤蠶績織錦不織段子有麻而不織布只用為繩紵長
丈餘一家一年不過織闊細布一匹以其用功重也問地勢宮
闕之制荅曰東南平原西北多山地之遠近則吾未之詳王宮
曰乾清殿有三層正門曰紫宸城有三重左右長史二人出納

王命凡王舉動女官杖劔侍衛關內常無軍士只於城外軍士
更日直宿設五軍統制府議政司六曹各有堂上四員無郎廳
只於統制府有郎廳二員問講武之事答曰一年一度徵軍臨
時特命王族一人講武王不親行問婚嫁之禮答曰男家以幣
帛行聘禮定約後男先設宴於女家而還女又設宴於男家仍
行夫婦禮畢與媒人設席別房共飲後同女母取白帕取花若
婦人無花告官趕出取回聘物妻母問妻坐罪問祀神之禮答
曰國有神堂人畏之不得近而視之若有嫖人則憑巫人祝神
巫傳神語曰當焚其家即起神火只焚其家暨不延燒隣家其
可畏如此若男夫因酒虐妻妻即入神堂則國家即斬其男夫
不斬則投諸遠島故男夫畏妻如虎且神怒則國內起大風興
大疫國人共齊心祈禱乃止又於海邊作天妃娘娘殿若發船
則斬馬猪祭之泛舟大洋或遇風浪船中，六齊心念天妃懸
筆則其筆自落自書云平安無事臣曰此語恠誕不經無足取
信答曰吾亦嘗聞而未信吾行船屢遇風變果有此驗誓不妄

談問朝中朝常貢之數答曰一年一度遣臣朝貢硫黃六萬斤
良馬四十匹如珠貝等物不拘數問女國之事答曰女國在處
吾未曾見知但聞在西良之地水流無力投鵝毛即沈人不得
淺未知其國風土人物何如問我前聞女國人朝中朝答曰此
是謊說我國則中朝人多住每年朝中朝何事不知未聞女國
朝中朝但永樂年間進羅國女官朝中朝外人不知誤以為女
國人其暹羅女色絕妙浴用煑香之水男則蓬頭黑身毛髮如
絲羊臣據琉球國圖問自貴國至日本所經島名及國內頭頭
地名其答說與圖無異但云自朝鮮發向琉球國則從日本西
邊向東南去此言與圖各異臣更據圖問我前聞從日本西邊
向西南去答曰向西南去則江南路也臣據圖問扶桑瀛洲羅
刹國大身大漢勃楚三佛齊黑齒渤海尾渠等國所在處答曰
吾未曾聞見但吾國石面書刻瀛洲吾以謂必是好事人所為
且日本及我國稱為扶桑亦未知別有扶桑正副使於勤政殿
初引見之日曰命進賚來天竺酒榮幸無比卒開缸視之非酒

乃糖慚報何言萬死無憾 殿下特賜溫言慰解之然自此以後每欲刎死以雪其恥只慮隨從之人以我之故不得還家而未果耳我等復命必有罪責亦於貴國必致謝禮正使於慕華館引見之日曰倭人來我國者皆云朝鮮射御天下無雙今來日擊果如所聞 上令微臣進爵命把玉體不勝驚惶深增感激副使於後苑引見之日曰我於中國及外國無不通行今到貴國衣冠文物侷擬中華凡朝臣舉動有似福建長樂縣俗非他外國所及射御之能亦非所及副使於後苑觀火之日曰火炮猛烈天下無比但火色紅若合用銅末與樟木之油則火色白臣曰火色本紅何用白荅曰變常為貴正副使等受賞賜禮物使伴人搜閱每一物必舉手頂戴曰今日 殿下賞賜專是我國殿下之德伴人等又拜於正副使曰我等受賞專是正副使之德互相稱贊喜形於色副使又曰賞賜雜物皆是稀貴之物然他物一時所用如書籍則萬世子孫之益况精巧無比貴國精彩於此益顯副使每到諸邑稱贊山川秀麗館宇敞豁天下亦

無及焉到昌原府謁監司曰 殿下至憐微賤之輩館待優厚
賞賜便蕃所經諸邑亦賜盛宴重茵而坐列鼎而食 聖恩不
可勝言正副使到浦開見國王慶賜送禮物曰此皆我國稀貴
精華之物且封裹堅固因此可知 殿下交隣誠敬之意况大
哉我殿下誠求之物全部賜送我殿下必遣臣謝恩我正副使
押物中必復來矣臣於今二月初八日臨別之時正副使曰
殿下若問我等願大人啓曰船中百餘人共蒙 上德皆無疾
病裝束已完當於二月十一日發船江口待風而行又叩頭曰
殿下之恩罔有紀極無以報效願無珍貴之物可宜進上正使
環刀一柄副使甲一部付臣進上臣曰凡使客進上必有回奉
大人發程日迫回齋未及啓給似難持進答曰是何言也此麤
惡微物不合進上然誠不在物將欲達心誠耳何望回奉臣不
得已受來且請臣曰大人為我險遠之路往來迎送相從日夕
交道日深今當相別情不自己仍贈環刀一柄長劍一柄鐵箭
六箇胡椒三十斤木香三斤臣據義不受答曰兵器防身之物

胡椒本香藥物非為君貨之也只表心耳臣亦固辭彼若慙恨
故不得已受來副使以自持角弓欲換吾角弓故臣即換曰見
物思人願勿失此弓未以為好副使曰吾之換亦以此也○行
三虞祭○甲午 御序賢亭引見那羅禿等三人設酌內宗親
及左議政申叔舟諸將承旨等入侍 傳于那羅禿曰前者野
人作賊時汝雖不與其同類來賊者必多北征大將不知汝之
不與加兵汝境汝今効誠來見予乃嘉之汝將此意往說同類
那羅禿啓曰出來時同類人皆以為見汝此行將皆歸順 上
曰此甚詐人也仍 命進酒那羅禿啓曰吾子與童清周妹約
婚今者清周母死其女上來願還率歸嫁之 傳曰汝率汝子
來嫁予當授汝子職 賜那羅禿等衣帶布貨馬匹有差上
與叔舟議黃守身事 命取昨日司憲府疏示叔舟知中樞院
事金淳廣城若李克堪等叔舟覽訖進曰守身雖不入已以奉
命使臣請於當道觀察使守令受立案甚非義也且憲府狀疏
文有浮華果如 上教然言不激切無以感天意 上曰令憲

府兩間相詰極矣守身仰天不俯以為小事而忽焉甚非也此
兩間政如孝長走狗守身被驅猶也守身全方畏孝長搏噬縮
頭而入仍 命名大司憲李孝長執義南倫掌令李永垠等
傳曰以守身事責之無乃惧乎予實嘉卿等名之耳憲府公事
陵夷已久近者卿等頗復慷慨予甚嘉之仍 命孝長進酒曰
論守身之事已足後勿復言○乙未行四虞祭○司憲府上疏
曰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人主以此而為國之綱人臣以此而為
已之綱苟無此人非其人國非其國誠可惧也臣等竊以守身
之事反復思之未審守身亦知以此而為之綱耶夫禮義廉恥
之心人固有之其於不義之不可為廉恥之不可無人皆知之
况以守身之智而曾不知之乎然且知之猶冒為之是寧有人
臣之道歟且以士而論大夫則大夫重以大夫而論公卿則公
卿重其位重則其身重而人望亦重矣夫廟堂之相位極人臣
人主敬重朝廷望重居是位者必惟其人則夙夜惟寅惟諄諄
經邦贊化而已守身則曾不是念自輕其身屑屑焉經營數畝

之田以濟其私欲人莫之知也一國聽聞安可掩耶守身之所
為若是寧可使處於廟堂猶舊耶臣等病焉若其葬妻一事臣
等尤為寒心既欲田之直啓受之猶可得也又何誣罔啓以葬
妻乎假使其計未露於今日則守身之欺冒殿下終不寤矣
是不亦寒心耶臣等伏覩御書若曰守身雖有小過豈至誣
罔臣等未審此豈小過耶人臣誣罔孰過於此且曰真不如小
人巧飾其過故其過彰耳臣等以為事已畢露猶且誣下非巧
飾而何特其證具輸情其事難掩而彰耳又曰功臣死亦當宥
臣等缺望臣非不知功臣之不置於死而敢為如是上聞誠不忍
守身之所犯如彼而猶覲然在位故也且反覆請之者豈特為
守身哉守身既汚廟堂如使復在其位是再汚矣焉可使廟堂
而再汚也臣等區區之心不能自已者以其天有從人之心人
有回天之力意謂臣等之言必有見寤之日矣臣而不言有誰
言耶伏望殿下試加三思斷以大義明正守身之罪以礪人
臣之行以長廉恥之風幸甚疏上御書疏尾曰卿等更審前

日書意掌令李永垠啓曰臣等雖未審 御書旨趣大槩則雖
有罪而以功臣大臣而原之然守身非他朝士之比以廟堂之
臣經營數畝之田不可不懲 上令河城尉鄭顯祖究問守身
之事仍 傳曰此細碎事也但官奴受賜前役使及花利收納
事更詳覈以來大臣之事不可以事勢如此而定罪也永垠又
啓前義州判官張孝孫龍川郡事趙之商鐵山郡事李誠孝等
失誤軍機多被殺擄今 命只流本鄉都鎮撫閔亨孫則勿論
甚為未可請皆邊遠充軍 傳曰此非爾所知也○戶曹啓全
羅忠清道田稅則以新造漕船轉運忠清上道及江原慶尚道
田稅布貨皆以左道站船運之而公船不足用以私船給價漕
運辛巳年私船敗沒耗米至八百餘石今按本道所屬站船八
十艘內京畿二艘忠清道六艘江原道二十四艘至今未辦并
前傷破船共三十二艘雖每加催督江原道諸邑彫殘為甚辦
造無日宜令造船所別造漕船二十艘又於未辦諸邑收納船
材并此造作然後庶合大典漕轉之意材木出處造船條件具

陳于後一漕船一艘所入材木不過十七八條若令未辦諸邑收價民間使之代納則一艘之價幾至數百餘匹民弊不貲請令諸邑伐材務令輕便輸造船所交割隨即造作一造船所請於水邊材木易輸之處原州與原倉前加平縣前分二所一江原道嶺西鹽甚貴京畿會計付鹽八百石用站船轉輸江原道會計付鹽二百石令諸邑次次轉輸於麟蹄楊口洪川春川原州旌善等處從民情願優給貿易材木輸造船所造作一船匠木手依前例抄發京江京畿江原忠清道水邊住居人一百名用諸邑軍資米供給役使助役軍二百名忠清江原道當領船軍中以旁近住居人隨防禦緊慢抽出抄定一釘鐵用忠清道會計付正鐵隨所入支用一監造教差官令吏曹揀擇差之從之○司憲府啓平中樞院副使李師元女婿趙瑾柳皖鄭仁孫子繼和妻閔氏繼賢妻李氏敬全女婿金繼元等以師元手書奴婢文券為師元子繼昌偽造訴於官以為文券的實至經宸斷而瑾等猶貪奴婢拒不承服瑾為首罪應杖一百流二千

五百里餘皆杖一百徒三年以瑾功臣 命收告身外方付處
繼元功臣柳暎功臣之孫只收告身仁孫杖一百收告身閔氏
李氏勿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十七

子林黃... 卷之二十七

...

... 行... 一... ...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十八

三月丙申朔 御思政馬設酌宗親諸將承旨等八侍 上謂都承旨柳子煥曰黃守身若欲得牙山田地何必假金克剛名然後為之且復牙山縣與否國議未定其未得葬妻勢所必然公猶抑買事則大抵買賣必輕重其價此皆不足為過但受賜前役使官奴之由平山屬公田并收花利之事令憲府問於守身○命知中樞院事金淳吏書判書李克培等講宗親書行鳳城副令儀行明川副令長孫行毛山監僖行提川副監益行排山長義童行福城監穎等皆通 命皆加資資窮者陞堂上官又令放學○行五虞祭○丁酉 正朝使洪益誠鄭種來復命○典舩色都提調等往麻浦看唐船制度遣都承旨柳子煥賜酒○元良哈大護軍者叱同合等來獻土物○戊戌 幸西郊觀獵○行卒哭祭○己亥掌令李永垠將本府議啟黃守身平山屬公田花利收用事及牙山官奴受賜前使喚事 辭證明白守身猶不承服請 上裁施行 傳曰大臣事不可以臆度決之更

世祖實錄卷第二十八

敷以啓永垠又啓守身伴人尹山耕其田請拿粟鞫問 傳曰
拿問尹山及平山戶房吏○庚子司憲府啓請配趙瑾于醴泉
郡 命勿配○辛丑司憲府啓牙山官奴禾萬雖愚感無知聽
金鈞趙珪指族告訴大臣平澤縣監金得敬溫陽郡事趙元杜
阿附大臣屈法從請趙珪金鈞謀復本縣備錄大臣之過陰囑禾
萬告訴並不當不可以赦前全釋請依律科罪命收珪鈞告身
餘皆勿論○壬寅以金連枝判漢城府事鄭軾知中樞院事慶
尚左道都節制使李純之仁順府尹趙誠山行判司僕寺事鄭
種慶尚左道都安撫處置使以藏冰稽緩降廣州牧使庾智驅
興府使李淳伯抱川縣監河孟洵川寧縣監李賁然果川縣監
崔季男砥平縣監李云華等一資○癸未日暈○甲辰 親傳
朱蠶祭香祝○前此令堂上官以上從願放馬于綠楊牧場者
僅四十餘匹 傳曰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品以上皆令三月
內各放雌馬一匹○傳旨禮曹曰饋餉客人時勿用女樂○御
書下承政院令議于洪允成申叔舟一遣宰相與監司宣諭三

浦倭人太平刷還其島一商倭無定數甚不可雖不定一年數而可定留浦數一奪官文書者移文使治罪并責島主允成以爲第一條第三條臣計亦然第二條諸島依例使船則本有定數留浦之數可易定數若對馬島商販釣魚倭則朝夕來往本無常法留浦之數似未定易叔舟以爲第一條臣意竊謂若一時遽行則彼必不樂遷徙造言生釁今既謀北又若圖南恐力有所不及也以三浦恒居者比舊倍多彼此俱不宜之意諭宗成職使自刷還徐觀其勢第二條臣意以爲竊謂諸島使船皆已定數但數外來者以違例還送甚多然本浦報觀察使觀察使報禮曹禮曹啓聞移文觀察使觀察使移文本浦處處稽留及其還時必至飢困情亦可矜今宜定限毋得淹滯淹滯則重罰第三條 上教允當但東萊縣令及萬戶改差治罪一今後違例還送倭船啓聞移文時但錄開說辭緣承旨柳光煥洪應李文炯尹欽盧思慎等議與叔舟同但倭人來者絡繹易以生釁不可以一事錯誤遽遙邊方守令萬戶姑令觀察使推劾啓聞

且左義重使者既不接待久留邊鄙以致飢饉若不周恤必生
怨隙量給過海糧還送○田制詳定所據京畿觀察使啓本啓
揚州東面北楊根砥平永平加平抱川連川麻田積城朔寧長
湍坡州東面廣州東面類皆山田民不得歲耕互相陳荒請依
災傷田例隨年踏檢分揀免稅從之○乙巳日暈○親祭獻
陵英陵觀獵清溪山以花川君權恭為左廂大將吏曹判書李
克培為右廂大將禮曹判書曹孝文為百官將獲獸甚多至夜
還宮○丙午日暈○戶曹啓考平安道諸邑軍資義倉錄會計
米豆并七十三萬四千二百餘石然北道諸邑則見在軍需甚
少陸轉水運皆難請依前例募人納粟于諸邑從願償以他道
米穀但前者守令聽商販者之請受布貨抑賣民間貽弊不貲
自今令守令收米穀錄數報觀察使觀察使差人糾檢移文本
曹方許給價違者以制書有違律論隨即罷黜從之○丁未
日暈○上與中宮御思政殿忠勲府進仲朔宴○元良哈都
萬戶金阿羅哈等來獻土物○戊申日暈○傳曰昨日侍宴功

臣等皆往雲城府院君朴從愚第賜酒樂 命承旨入直外皆
往赴○兀良哈上護軍權豆等來獻土物○延昌尉安孟聃婢
良衣莊謀害其主以不測之言語其母三月三月又語族姪得
夫得夫即臨瀛大君璆奴也以告璆轉啓夜二鼓 上御忠順
堂親鞠之夜深 命囚闕內○禮曹據慶尚右道處置使李好
誠啓本啓日本國京極殿使者和也時老牛馬要告曰奴都羅
卧可年十五歲逃亡搜索恒居倭幕不得請移文諸邑令窮極
搜捕還本主 從之○己酉 御華鞞堂召內宗親及承旨等杖
訊良衣莊 傳旨義禁府曰婢良衣莊被罪含怨欲害本主造
為不測之言慶斬三月慶較○諭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曰
咸興哈闌北水洞呀乙外中江等處與慈城相通捷路恐或賊
虜入寇須嚴提備○庚戌 御思政殿宗親諸將承旨入侍設
酌講宗親經書雲林令幅懷義副令教大林副令綱富原副令
鎮川邑監倩年陽監植通命放學○吏曹判書李克培啓本朝
宰相憚於衙仕受朝之時隨班者少請劾之 傳曰錄不入者

以啓○傳曰自今朝衙平明啓三嚴○壬子 上與王世子觀
獵于綠揚平○斡朶里豆里兀良哈老古等來獻土物○癸丑
御華鞞堂觀射仍設酌餞延昌尉安孟聃往浴江原道溫泉內
宗親及左議政申叔舟右贊成具致寬吏曹判書李克培兵曹
判書尹子雲承旨等入侍○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據鍾城
節制使申興智呈馳啓阿赤郎耳住兀良哈吟吾同古到鍾城告
曰女真毛尼可到吾家言曰吾等及同里住火刺温兀狄哈都
督尼應可大汝羅豆等率兵五十將入寇平安道去二月到李
滿住家議之滿住曰江水解冰且前年秋入寇以此平安人皆
入保城內勢難攻城又汝等馬瘦待草長農民布野入寇為可
遂還養馬鍊兵○乙卯辛早谷山觀獵花川君權恭為左廂大
將行上護軍金漑為右廂大將宗親及左議政申叔舟左贊成
黃守身右贊成具致寬禮曹判書洪允成刑曹判書朴元亨工
曹判書沈汝領中樞院事沈滄南陽府院君洪達孫吏曹判書
李克培兵曹判書尹子雲廣成君李克堪文城君柳誅等隨駕

上御山上恭與軍士相失登山頂吹角不應終不得見遂來哭
上前具啓其由 命以雜類續右廂驅之獲獸甚多大風忽起
塵沙漲天山谷暝暗日晡至亡兀伊後平 御川邊設酌而深
○以兀良哈無乙界住上護軍權豆為本處都萬戶指揮于豆
茂本處副萬戶訓春住指揮良哈也叱大為本處副萬戶○丙
辰傳旨司憲府令禁公處用酒○吏曹啓今考諸司所掌校書
館則字學典醫監則醫學書雲觀則陰陽學司譯院則譯學承
文院則吏學兵曹則武學各有司存而別置諸學提調別坐訓
導未便請皆罷之令諸司堂上提調別坐訓導等糾察但算學
別坐則專掌會計所任至重并提調勿罷字學則校書館別坐
中一員擇文臣通字學者差之書雲觀則本無提調以陰陽學
提調改稱書雲觀提調兼治 從之○吏曹啓京市署職任非
輕而為七品衙門未便請復立署令漢城府判官兼差每衙日
仕于本署又以翎衛司翎贊一員兼差王世子侍衛外常仕本
署從之○丁巳 命召司憲府掌務 傳曰黃守身事何不速

決其速決之。○刑曹啓曰：今捕盜者賞職，故一人捕盜則因緣請托，連名狀告賊人，決罪後不即受賞，或七八年或十餘年，後詐飾狀告，冒受賞職，不可請自。今賊人決罪後周年內狀告啓聞，賞職且於告身書捕盜功以防姦偽。從之。○戊午元良哈南羅等來獻土物。○吏曹啓：鎮撫部將兵曹除授及箇滿去官時，本曹只據鎮撫所衛將所關遷轉間有差誤，請自今箇滿者令鎮撫所衛將所移牒。王掌兵曹磨勘移文本曹，後遷轉從之。○庚申，御思政殿，酌內宗親及左議政申叔舟領中樞院事，洪達孫禮曹判書洪允成，吏曹判書李克培，兵曹判書尹子雲，諸將承旨等入侍。召知中樞院事金淳曰：教養人才莫重師儒，而本朝師儒金鈞、金末外無人焉。聞二人若不仕成均館，則雖有他教官儒生不受業，予甚慮焉。二人之後誰可代者？淳對曰：聖上右文，雖至然待師儒，浸不如昔。諸邑教官或至十年不調，人見其如是，誰敢力學為腐儒乎？上笑曰：卿言是也。引見野人阿羅哈等二十三人。傳曰：頃者汝等自作不

靖故我遣將討之今爾等能自新遠來予乃嘉之隆其爵賞比
如人行路其顛沛傷足亦由其人其不顛沛亦由其人作賊歸
順任汝好為予則來者撫之去者勿追而已 命阿羅哈進酒
又 命浪孛兒哈孫時郎哈進前 傳曰自汝祖父世受我國
爵賞待之甚厚不意汝祖父辜負國恩自底誅戮今爾能悔悟
輸誠則予當厚待無異前日顧謂諸宰相曰此人出來可嘉
命特除護軍職時郎哈感激叩頭 命允成克培各率軍士捕
盜于都城門外○諭咸吉道都觀察使都節制使曰今者邑同
哈來言柳尚同哈請來朝邊將不許卿等何不上送○壬戌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左議政申叔舟右贊成具致寬河原
君鄭守忠等入侍設小酌謂叔舟曰功臣等過飲而死者頗多
如李季甸尹巖是也且花川君權恭桂陽君璿領中樞院事洪
達孫等雖不死亦已羸憊是大不可予欲一禁使不得飲酒何
如叔舟對曰一禁為難令勿過飲為便 命忠勳府有司堂上
舉劾功臣過飲者○召典樂黃孝誠問女妓何故無成材者孝

誠啓曰都監官吏常借於人不暇習樂故無成才者 傳旨司
憲府令劾樂學都監官吏○夜遣宦官林童搜取樂學都監文
書○清城君韓終孫丁父憂有疾遣注書賜酒肉勸之○兵曹
據慶尚左道都節制使洪益生啓本啓道內蔚山柳浦石堡實
要害之地故乙亥年設木柵加定防戍軍六百名分四番遞戍
丁丑年革加定軍已卯年築石坊於蔚山慶州兩鎮軍士五十
名本營軍士二十名赴防然蔚山留防軍士只十五名本營留
防騎兵只一百五名悉皆單弱無以威敵慶州則無鎮軍故以
下番正兵輪遞赴防當番則上京宿衛疲勞倍他今敬差官所
括隱丁頗多請令觀察使以石堡旁近慶州蔚山水川河陽慶
山新寧大丘彥陽梁山密陽等邑所括隱丁三百名分三番遞
戍以實防禦 從之○戶曹據江原道觀察使李誠長啓本啓
本道諸驛分田非如他道膏腴之地實是山間瘠薄之田請依
啓本限阜盛仍舊遠給 從之○日本國藝州海賊大將藤原
朝臣村上備中守國重遣人來獻土物倭護軍藤茂家亦來獻

土物○癸亥 御恩政殿受常參視事 傳于右贊成具致寬
曰近無成才之效專是私借諸人不暇習樂之故予雖不好樂
體貌不當如是且獻壽外不得借妓已曾有禁憲府不料理不
得辭責改下昨日傳旨于刑曹○司憲掌令柳季藩啓曰借妓
者臣等不能檢舉請待罪 傳曰朝士陵夷專是携妓崇飲之
故憲府專不檢舉甚甚也○諭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都節
制使康純曰前送魚膠箭竹勿為射侯之費專用於軍器○甲
子刑曹啓樂學都監文書內朝士請妓折簡樂七十餘 命改
下司諫院劾之以刑曹郎吏亦與焉也○賜都體察使韓明澮
夏衣一襲○乙丑日暈○京畿經歷崔濬啓野人者叱同哈凡
察阿未多質之等還至抱川遇盜受賜衣服物件皆被搶奪
命議于左議政申叔舟曰野人被盜之物皆准本色備給耶以
他物准給耶叔舟對曰以本色備給甚當 命召右贊成具致
寬議捕抱川盜致寬對曰 命部將數人率軍士十餘名往捕
又擇諳練一人往鞠傍近居人則庶或可得請遣知訓練觀事

李繼孫

從之○進駕使朴大孫等回自大明

帝以進海青

回賜采段二表裏○元良哈浪婁時哈等來獻土物○夏四月

丙寅朔○丁卯

親傳宗廟永寧殿香祝○戊辰

傳旨刑曹

除犯十惡杖八十以上罪外悉皆原免○己巳

御光化門觀

武士射侯騎搶又令壯勇隊破敵衛三人作耦爭走○禮曹啓

在先度僧之數今不可考自戊寅年八月榆岾等諸處赴役僧

人已給度牒者四萬三千八百九十四未給者二千七百四共

四萬六千五百九十八役于懿墓及刊經都監而受度牒者無

定數重修檜庵寺期以訖工已給度牒者一萬五千二百七十

四未給者一千八百六共一萬七千八十然事畢無期無識之

徒爭相剃髮其弊不貲諸處赴役僧請自今勿給度牒從願賞

職從之○庚午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忠清道觀察使曰讓

寧大君提浴于延豐温井盡心支待○禮曹據慶尚道都觀察

使關啓薺浦恒居倭三未時羅家失火延燒三十戶其中盡燒

家產無衣食者已令熊川縣監薺浦萬戶備給衣糧且給造家

之需宜遣本曹郎廳審視存撫然驛路有弊請令其道觀察使
賑恤從之○辛未 御光化門觀射○以李延孫為工曹叅判
成任中樞院副使慶尚道都觀察使李孝長中樞院副使盧叔
全漢城府尹咸禹治司憲府大司憲權愷行僉知中樞院事全
羅道都觀察使權擊僉知中樞院事申松舟行司憲掌令○壬
申 傳于承政院曰禁伐松木已久然守令必不奉行其令朝
官之因事往諸道者兼審以啓承政院啓曰朝官奉使諸道者
皆已上來別遣宣差為便 從之即命分遣于京畿忠清江原
黃海全羅慶尚道○吏曹據典醫監都提調啓劄啓本監官吏因
一年相遞受職無久任者故凡干唐鄉藥材及劑藥典賣之事
不檢舉布置請擇一真定為久任本監祿官西班遞兒職中隨
宜叙用使之檢舉然本監祿官皆以前銜取才除授久任真若
以時行不得取才則遷轉無門並令取才 從之○癸酉日暈
○司諫院啓樂學都監官吏聽諸司官吏請私借 御前呈才
女妓諸司官吏邀致會飲司憲持平成慄李永敦掌令柳季

潘李永垠執義南倫大司憲李孝長不能檢察且孝長以都監
提調慢不糾舉慄永敷季潘永垠罪應答三十倫答二十孝長
答一十 命季潘孝長左遷餘勿論○以無乙界住兀良哈指
揮著兒速為本處副萬戶○甲戌 命台司憲執義南倫掌令
李永垠持平成慄李永敷令出仕倫等啓臣等罪重不宜仍仕
傳曰罪雖大已赦之其速出仕倫等啓黃守身平山田所出尹
山則曰吳連守自用連守則曰與尹山分用請杖訊覈實 傳
曰先問守身○成均生真李克紹等上書曰臣等伏惟 殿下
如天地父母有所欲言敢有不達臣金鈞資質純朴學術精明
歷事累朝恒任大學教誨子弟諄諄不倦我朝文士率皆受業
其有有功於斯文甚大故我 殿下恩禮優厚擢之崇品近緣衰
耗冒觸邦憲特蒙寬宥只收告身不幸本月初一日病終雖臣
鈞之心死無所恨然家貧無子遺孀獨在不能營喪臣等皆嘗
受業見鈞死無所歸深自傷悼臣等以為臣鈞之罪雖在當懲
累朝為一國人師其功不細以功掩過帝王大度伏望 殿下

下念功舍過特需洪恩復其爵秩不勝至願 傳于承政院曰
鉤既得罪復職則難致賻何如承政院啓 上教允當左議政
申叔舟適詣闕 傳曰金鉤雖有罪非係國家且非入已事予
欲還給告身但身死之後雖給何益叔舟對曰鉤雖已死計活
零丁還給告身則得禮葬致賻 上思何量 傳于克紹等曰
鉤之罪重矣專由愚惑所致予嘗欲還給告身今適死矣汝等
之言當矣遂 命吏兵曹還給鉤告身禮曹致賻官庀葬事鈞
性真醇少力學務究奧旨居常誦說若不能出諸口及有問難
能章分台析聽者亶亶當時以文學進者多出其門事親孝微
時家貧親操薪水奉之晚年常拜家廟世居牙山朝議革本縣
鉤力爭經營竟坐逆職至是還給告身賜謚文長博文多見文
教誨不倦長○乙亥日背重暈兩珥○日本國對馬州秦盛幸
遣人來獻土物○丙子以柳子煥為吏曹參判金從舜戶曹參
判盧叔全全循義同知中樞院事黃孝源漢城府尹權愷福川
君慶尚道都觀察使元孝然原城君全羅道都觀察使成任中

樞院副使洪應承政院都承旨李久炯左承旨金謙光右承旨
尹欽左副承旨盧思慎右副承旨李繼孫同副承旨安止行僉
知中樞院事○上御交泰殿設酌內宗親及左議政申叔舟右
贊成具致寬禮曹判書洪允成兵曹判書尹子雲中曹判書李
克培諸將承旨等八侍引見元良哈浪婁時哈等九人 傳曰
前者賊徒犯邊汝等皆與焉汝雖百端飾辭予悉知汝詐然汝
今來朝予乃嘉之汝宜悔悟自新又 傳于婁時哈曰今特授
中樞院使依科給祿婁時哈叩頭而退○上謂申叔舟等曰洪
應久為刑房承旨每議獄予曰可殺應必救生道活人之志多
者也謂應曰陞是職以此非例遷也○丁丑咸吉道都觀察使
康孝文據鍾城節制使申興智呈馳啓愁州住元良哈中樞柳
於麟哈來告曰伊應巨住元良哈都谷因興販往火刺温地還
來語我曰火刺温元狄哈都督另可及甫堂介汝羅豆介下等
言曰我等曾與李滿住克尚等連兵入寇平安道還時更議四
五月間草長馬肥則復寇甲山及平安道滿住已整兵五百我

等亦聚一千餘兵當如約入寇又愁州住兀良哈司正也叱反
來告曰弟伐陽巨來言阿赤郎耳尚家下東良北無乙界斜地
等處住人四十餘名挈家徙居伐州其仍居者議曰伐州住幹
朶里浪巨具使人傳箭曰竢草長馬肥入寇甲山故將如約發
兵姑與四五人乘虛入朝鮮殺虜人畜又據會寧節制使宣炯
呈啓斜地住兀良哈甫兒介來告曰我往東良阿州等處聞之
檢天住羅邑乃陽所應可等則本年二月東良住兀良哈也叱
反於弄巨巨餘老等伐引住加乙巨乃車吾羅乃也可等則三
月要苔也吾乃阿古反加斤乃等則辛巳九月河州住私家老
仇叱豆金舍老伐巨汝等則本年十月並徙居蒲州地于豆住
時浪巨毛多吾蒙古住舍地等則三月亦徙居火刺温地且吾子
路遇阿赤郎耳住兀良哈老也問火刺温聲息老也答曰我嘗
往火刺温甫堂可家聞火刺温等議曰草長馬肥則入寇平安道
即諭都體察使韓明澮曰同封傳寫咸吉道觀察使康孝文啓
本審之申嚴隄備○戊寅先是琉球國所進水牛二頭留養熊

川至是遣司僕寺尹朴徐昌取來牛性畏暑深伏水中 命養
于昌德宮後苑令司僕官貞輪次看養又 命抄錄醫經及諸
書養牛法使醫生四人習之○賜名義昌君五子顯授承憲大
夫榮山君 命戶曹給灑夏等祿○傳曰予意以為建春門內
所儲材木毀簡儀之石猶足構世子宮今請伐石是何意歟河
城尉年少不知事體者但傳命而已是必金澆等務以侈羨為
能若此其煩耳茅茨土階萬世稱羨雖以瓦礫支柱可矣其台
當該官貞詰問煩請之因且儒生必知故事其改選文臣以啓
○己卯花川君權恭平恭字敬夫江界節制使復之子尚 太
宗後宮金氏女淑謹翁主封花川君歲乙卯以謝恩使如大明
竣事還至通州帝知為駙馬召還賜見賜冠帶及衣一襲白銀
絲段寶鈔遣之後出為慶尚右道都節制使尋改花川尉乙亥
又以謝恩使如大明 上即位與佐翼功臣復封花川君至是
以病卒輟朝二日賜賻米豆并五十石恭少業弓馬為都鎮撫十
餘年每蒐狩閱武數 命為大將士卒皆愛之性豁達家貧晏

如也奉公不避夷險計聞 上謂都承旨洪應曰予少時到花
川家迎我入室四壁蕭然飲子濁酒數杯而出平生不營產業
亦無統綺習其心直實命之事則無難色於國家有勞非他駙
馬比也贈謚襄孝甲冑有勞襄慈惠愛親孝一子彭○左贊成
黃守身啓曰平山田所出尹山吳連守皆言分用憲府不信今
請刑問夫以田野愚民冒憲府之威敢以分用為言其不預於
臣明矣憲府前日深劾臣罪羅織以啓今又欲杖訊愚人是必
以威抑問歸罪小臣耳若杖訊則豈為小臣忍杖乎雖不實之
事必皆言之矣 聖明之下尚不得下則終身之累安可洗也
臣意以憲府偏聽請移他司覈之則庶乎得情 傳曰然則已
前憲府之推盡為虛妄固無預於二相矣若改下他司則物議
以為二相固請而改下則非矣即 台憲府 傳曰勿杖訊尹
山等問分用之數以啓掌令李永根啓前此推考時連守則言
分用尹山則言連守盡用今不更推不知其數且田地所出當
錄會計不可不鞠承傳宦官駁之曰憲府前啓尹山分用今所

言與前言不符憲府對當更究以啓○日本國畿內住津州兵庫津平方子民部衛忠吉五島宇久守源勝肥前州松浦志佐一歧州大守源義皆遣人來獻土物○庚辰元良哈萬戶者羅大等來獻土物○辛巳 召戶曹參判金從舜參議安哲孫問曰綿絮於 世宗朝用之有餘今何不足意者諸道貢物多遲滯未納者從舜等啓曩者代納禁嚴故雖間有代納者恐其事覺未嘗遲滯今者許令代納故恣行無忌淹延不納而又以微價為急此其弊也 傳曰其覈未納者以啓○上慮監司守令非法作弊欲遣分臺于八道問承旨等承旨等議啓遣之為便即以藝文直提學安寬厚判宗簿寺事李堉行成均司藝金瑞陳右翎衛李埏兼司憲執義漢城少尹鄭從詔司宰副正閔奎濟用副正宋春琳兼司憲掌令○都體察使韓明澮自平安道來復命○掌令李永垠將本府議啓已前尹山一無分用之語與吳連守所言各異今以分用為言與前說不符形跡可疑安可取實且田地所出終錄會計不可不推請刑問閱實 傳

曰尹山既云分用何不問分用之數以啓其速知數以聞○上謂都承旨洪應曰近日予留意武備士卒精鍊戎器亦完予無可憂但慮儒學或廢弛應對曰臣意以為勿數設科目取僥倖非材者鄉學儒生雖年老者勿定軍役以儲養之上曰然其所以益廣學校之道爾其主之○壬午遣分巡御史李永垠于京畿金瑞陳于忠清道安寬厚于慶尚道宋春琳于全羅道鄭從韶于江原道閔奎于咸吉道李埏于平安道李堦于黃海道其賫去事目一巡審播種灌溉之狀如有不趁時播種者及詐為播種之狀者囚守令鞠之一守令七事舉行與否糾理並考會降曉民諭書及下戶曹傳旨禁令條件糾理一水陸將帥及守令萬戶察訪等貪墨虐民之事但巡行諸邑不得盡知或至閭閻咨訪或遣衙前聞見如有犯者三品以下依本府訟者例勾聞堂上官以上用公緘覈問辭證明白而不服者三品以下收告身囚鞠堂上官以上啓達取旨辭連人有不輸情者隨即杖訊一上項水陸將帥守令萬戶驛丞等貪墨虐民及自己寃

抑事許民告訴一分臺舉劾細碎不緊之事徒擾民間勿糾小事○司諫院啓樂學都監使宋衣副使鄭沈判官趙怡權以順等私借女妓使不得習業行司勇尹澹行司正金承緒行司直李從胤前典籤李季町行直長鄭有義舍人權綸鄭文炯檢詳朴捷正郎李仁堅成允文李元孝李崇元權以經金性源鄭沂慎承善佐郎鄭佶金升卿南佻宋克昌鄭蘭宗魚世謙趙瑞廷趙叔宗崔灝前佐郎鄭孝常監祭崔佺注薄鄭佻少尹秦有經元孟穉經歷權體別坐安從道趙克誠宋善忠前判官朴擴將仕郎金慶春金旼等邀致女妓會飲罪並杖八十 命克昌蘭宗克誠慶春贖笞四十餘勿論○癸未持平李永敷將本府議啓尹山吳連守等前在平山虛心服招故其辭直今來憲府言多不一臣等既請杖訊守身詣闕自訴而 命勿杖訊臣等未知守身所啓者何事然在大臣苟有嫌疑則宜速避形跡使法司窮覈暴白今乃綢繆自訴使勿杖訊臣等以為雖不杖訊其情可得乎且牙山田及官奴請托冒受事前者既蒙 傳教已

知其非今又如此請依法科罪。御書答曰是公事有功有過不墜憲府大體振舉紀綱能劾大臣功也先立偏心過也不尋其源遽以為守身用公田花利過也不質守身請刑吳連守等似若公正而實非公正過也連守等既納招而不啓過也既服而守臣欲加捶楚然後信之過也臣下直陳固其義也欲閉大臣之口過也既有定命煩瀆上聰過也予以任之重責之大竭乃誠盡乃心故特優容之務勿輕議大臣功臣執義南倫掌令申松舟持平李永敷成慄等復請曰臣等復見御書不勝兢惶若復枚舉以啓則恐涉煩瀆且皆已陳不復更贅但守身所行殊失大臣之道請科罪。傳曰前書盡之其勿復言。○司譯院都提調啓倭學人負所任最為艱苦人皆厭憚將至絕業全具勸勵條件以啓一本學前衙生徒等率皆貧窮無奴婢者習京習業為難請自今令守令擇有奴婢良家子弟遣詣習業違者守令及觀察使諡罪一曾令慶尚道選沁海諸邑鄉校生徒二十人上送然皆以無學識年壯人送之故到京未久連續躲

避請更令諸邑選年少聰敏者二十人以送一本學奴婢并一十口
定給已久並皆身死無可使令者凡賤役親自為之艱苦莫甚
本院京居奴婢數少依前例令都官司贍寺擇給京居奴婢五
口一每年譯科試取時雖不拘額數人猶厭憚不肯隸業自丙
子年立法試取毋過一人故尤厭憚不仕者頗多請自今以分
數加取勸勵一本學生徒謀避不仕者及移屬他司者隨即科
罪命禮曹依所啓施行○以元良哈朴加別羅任副萬戶者
羅大斜地住萬戶秋陽介為本處萬戶○內外蠶室及我嵯山
蠶室各獻新繭外蠶室最多時外蠶室則尚衣院主之內蠶室
我嵯山則宦官主之以繭多少賞罰主者爭先採桑者或出入
閭巷桑田人頗苦之○甲申右議政權擘詣闕進書冊上御
思政殿引見賜鞍具內廐馬一匹仍設酌王世子與內宗親
中樞院副使韓繼禧都承旨洪應寺入侍上顧應請擘曰應
赫凡人但恐安於小成擘進曰臣所知應之為人必無此病
上曰賞罰須盡分明問朝士中必有不肖當去者凡善人常必

不善人常多知若知之即言之擊對曰別無姦詐者但崔清江授
天安郡事無實在連山詐以隨老母居京辭職及母死不奔喪
而以吉服歸連山欺罔天聰莫甚上顧謂諸宰曰政丞之
言所係甚輕命囚義禁府鞠之○乙酉御華韓堂觀射設
酌水順君溥河城尉鄭顯祖左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
澮右贊成具致寬仁壽府尹李純之中樞院副使韓繼禧承旨
司僕等入侍○丙戌遣吏曹參判金係熙仁順府尹姜希顏奉
表箋如大明謝恩表曰宸眷優隆持加寵賚睿息綢疊祗增感
銘粉骨難忘矢心圖報伏念臣幸逢昭代叨守敝封補乏毫毛
聊効多儀之享仁深卯翼遠蒙踰分之頒洪私若此前者古所罕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心敦字小度擴包荒遂令庸資獲紆殊錫
臣謹當朝朝暮暮恒存挾纊之懷子子孫孫永被垂衣之化方
物表曰天眷是深特蒙寵賚土宜雖薄聊表謝忱謹備黃細苧
紬貳拾匹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麻布五十匹黃花席一十五
張雜彩花席一十五張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甚夥冀諒由

中之懇俯容享上之儀聖烈慈壽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四匹中宮禮物同箋曰尊居儲位密贊宸猷導霈皇恩覃霑海徼撫躬罔措鏤骨難忘伏念臣猥將謫材邀居荒裔壤奠惟謹莫効絲毫之補天眷特深尤荷便蕃之錫寵光既極感激何涯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偉量淵冲英姿王裕常篤承顏之孝克體懷遠之仁遂令孱資荐蒙異渥臣謹當益慎漢蕃之守恒申華祝之誠禮物白細苧布三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四匹○遣通事行副司正張有誠管押被擄逃來唐人金昌銘等二名解赴遼東○兵曹據吏曹開啓在朱京市署使令以市裏人定之不敢摘撥姦偽請加設漢城府皂隸十人送于本署以供役使 從之○司憲執義南倫等上疏曰臣等聞立教之道庶恥為重人臣之罪欺罔為大庶恥不立欺罔相尚雖堯舜不能以為國矣今黃守身不顧庶恥欺罔上聰情迹甚明臣等前後陳之既悉皆不得蒙 允臣等不勝憾焉夫法者當與天下共之而必自貴近始故罰一人而天下

莫不知懼守身所犯苟出於過誤則論以大臣勲舊而優容之宜無不可守身則不然肆行貪慾飾詐欺罔其故為不法誣上行私莫過於此彼既不以大臣自處而聖上猶以大臣待之使處廟堂圖議國政其於正百官勵廉恥之義何如伏望 陛下斷以大義持守身置之於法為一世立教為一國正法不勝幸甚 不允

○左贊成黃守身上言曰臣本無才識謬蒙睿眷濫竊勲盟之列位至崇班恩寵踰分圖報無由福過災生彼牙山人訴憲府論臣之罪幾陷不測日月所照洞知無他生死肉骨之恩感銘罔極然憲府論曰名屬公而且耕且收竊其國財也臣竊謂大抵論人之罪覈其實服其罪然後按律科斷今憲府不然但據平山已卯年伴人尹山耕作庚辰辛巳年吳連守耕作之文不覈花利所用之人遽以臣為竊其國財此田自受賜之年還納至己卯年吳連守尹山分半耕作其曰己卯年尹山庚辰辛巳年吳連守耕作之文亦妄矣憲府樂言臣過據此不明之文誣論臣罪天日照明俾問尹山吳連守其租果皆此人等分用不

與於臣憲府愧其前言之妄欲於箠楚之下取招成罪以實其
言臣竊痛悶請下他司辨明明睿洞悉不允刑問憲府無如之
何摺撫虛言更請臣罪尹山恭臣伴倘乃指揮並作人自此田
還納以後絕不相往吳連守素不相知有何厚於我而自三月
至今彼囚任度日如年之苦尚曰自用且田地恭囊中之物皆
著於地其四方耕作者用花利人昭昭皆知臣何得飾恭乎臣
雖至貪來往數日程取此少之穀以延命耶且臣曾受賜永川
徐盛代之田意謂還納不收所出今次訟時更考文案乃知永
川田不納此田尚且疑其還納不收其租况已納平山田租臣
何冒得乎證在永川官憲府論曰以沙石而換受膏腴瘠國自
肥臣以為牙山官屯田凡二十四處其十七處不用田地臣棄
置不耕或陳荒或他人耕作其二處去秋全損不收但片田五
處並耕耳差人逐所審檢則換受膏腴瘠國自肥之論自虛矣
仁若欲得膏腴置農場則回換之日即聚奴婢使居其地而耕
耘矣何至三年無一奴居焉乎其僅耕五處亦皆並耕但不絕

之以待移葬耳今與牙山人既作仇讎移葬未安且緣此田枉
被論責屢煩天鑑心常墮越何心仍耕乎已送人勿令并耕還
納其邑瘠國自肥之論臣實痛悶憲府論曰惡其社倉而通言
者病於國也移葬其妻而終不葬以為慮其國論未定將以復
立而然也臣等以為屢遣使臣以審便否而革之有年矣恭國
論已定而何復立萬無急急破取之書已通於禹治矣臣以為
葬穴與公衙相距不容數十步若設社倉於公衙則安得移葬
乎於咸禹治處通書曰進人仰白傾照仍使告曰亡妻移葬會
已蒙允詮聞公衙社倉排置然此衙東穴乃葬所須去此衙然
後可葬今若入社穀不可請勿為之臣之所言止此耳社倉之
穀雖不入公衙其邑倉庫俱在可以為之何病於國乎復立萬
無急急破取之言憲府未見臣書此言必自訴臣之口而出義
不可偏聽憲府何所取信而敢論之乎自牙山革罷後因人民
告訴吏曹連年分撥屢遣臣更審便否尚且未定辛巳四月刑
曹判書朴元亨又審啓本時未定奪同年五月牙山官奴木萬

訴臣至今未畢何敢移葬乎憲府所論國論已定革之有年其妻終不移葬之言其誣明矣元亨生存未萬之狀在而文案俱明尚云有年織成無辜其他罪臣之言推此可知憲府論曰謀欲抑買私其官也臣以為其公衙之買雖曰初臣所欲後知其非悔而反正則尚且無咎况此事以移葬處禁伐臣奴未金下去公衙買得右奴自意呈狀詰其價之輕重定價然後來告請價臣以為不可也不給其價其家尚在鄉校造成已曾區處憲府行移已審問架訴臣者亦服不買此家不干於臣衆所共知憲府所論抑買私其官者其誣亦明矣憲府論曰采田花利之求計析秋毫臣以為田地換受戶曹明文其年六月到付以其青苗未發穗前回換所出例當臣得公然許給其伴人金孝禮其處居生人也奴未金已曾下去奴也於二日程途皮粟五石小豆十斗瓊瑣小物何敢來京乎臣然後請托受出乎臣之不知也明矣且憲府推問之際深刻之狀口不可道臣之請托之實不待叙一言而在論計析秋毫臣竇痛悶憲府論曰官奴買

濫役使隱占人民臣以為牙山官奴道者於己卯十二月以丘
史奉足受立案後母役使事告于都官傳報刑曹移文觀察使
乃得放役臣於已前私得使用則但受都官立案耳何必由都
官刑曹觀察使轉轉苦受明文然後得放乎前項三司印信准
署若以臣為偽造則可矣若非偽造何不取信且此奴自己卯
八月至十一月其邑豈無役使明文乎憲府皆不考實論臣為
隱占人民臣實痛悶臣之所言俱有明證憲府所論實是羅織
其曰貪贓曰其心甚黠其謀甚巧曰誣 天聰曰肆行貪恣
飾詐欺罔極口誣詆若撻于市臣豈能家諭戶曉以明其不然
乎臣不勝愧赧覩面周行况政府百官之長贊成政府貳官尤
不可得責而就職乞罷臣職杜門省咎得保 聖恩不勝幸甚
○先是黃守身啓架閣庫無看守奴婢慮文籍或為人偷取昔
蕭何先收丞相府圖籍願移架閣庫于議政府牆內以防文籍
散失至是移置○丁亥日暈○韋東郊觀獵內宗親及左議
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右贊成具政寬禮曹判書洪允

成刑曹判書朴元亨承旨等隨 駕駕往三田渡川邊設小酌 命左右廂大將用形名以觀用軍節度大將權軀金慶義等失律謂明澮曰將卒不習形名今日失律當於端午疊鐘時用形名以觀卿其磨勘以啓○己丑兩雹○御康寧殿 召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右贊成具致寬兵曹判書尹子雲參判金國光及諸將承旨等設酌○諭忠清全羅慶尚道觀察使節制使曰擇道內武才卓異者遣之○吏曹據投化倭人行大護軍平順等狀告啓平順父中樞院副使原海則去丙子年皮尚宜父副司直沙古則去己卯年出來侍衛身死後臣等生長於此特蒙 上恩官至三品但無本鄉至于子孫以日本稱鄉未便乞依梅佑唐愛璋例 賜鄉臣等照得平順尚宜等生于本國侍衛已以請賜鄉命賜尚宜東萊順昌原○庚寅 御思政殿設小酌諸將及承旨等入侍講宣傳官兵將說○辛卯 御思政殿設酌孝寧大君補翼峴君璉承順君溥河城尉鄭顯祖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右參贊成奉祖兵曹判書尹子雲參判金國光

中樞院副使韓繼禧及諸將承旨等入侍引見野人光時大
寺五人傳曰前日刷還搶去頭畜今又歸順良用嘉悅今有
人比隣而居尚不可相讎以生况汝等與大國為隣其可犯邊
作耗以干天討乎汝等如前作耗予當致討汝不能升天入地矣
光時大對曰頃者我朝京時本土人結黨犯邊愚兒亦與焉得
牛一頭而去我回自帝都即勅吾兒還所掠牛且本土人率皆
愚惑故如此我若還本土將上教誨之且我止之彼人等雖
欲犯邊無能為也○壬辰日珥○掌令申松舟啓今據西部呈
餘慶坊住故學生金龜石妻李氏家人舍方知服女服蹤跡詭
異本府拿致視之果女服陰莖陰囊即是男子彼以男女裝必
有其故請囚拷訊命河城尉鄭顯祖傳曰其令承政院審
視之顯祖與水順君溥及承旨等視之首飾服色則女而狀貌
及陰莖陰囊盡是男子但精道在莖頭下與人少異耳承旨等
啓此是二儀之人而男狀尤多傳于松舟曰亂杖李氏家婢
小斤名史訊之有諸且有何可問而請拷訊乎松舟對曰彼以

男而女服必有其情故請拷訊且小斤召史當訊問之際鞭一
二度耳又傳曰荒唐之人出入女家而李純之以家長不能禁
固赫矣然非奸所捕獲而輕議宰相家事且如此異常事不以
啓稟抑勒取招甚為不可命罷憲府官吏職夕令溥問承旨
等曰囚鞫舍方知如何承旨等啓允當命義禁府鞫囚之金
龜石妻早寡私舍方知累年又有金仲廉家婢為尼與舍方知
通事覺至是憲府固請上謂都承旨洪應曰李純之亦大夫
家門也以晝昧難明之事一朝受玷不亦冤乎憲府等不識大
體敢瀆不已其囚之時李氏以豪富稱舍方知服飾華麗盡是
李氏所俸也○以李季專為司憲執義李文煥掌令沈山甫持
平○兵曹啓慶尚道加望浦舩艘請移安骨浦其萬戶改稱安
骨浦萬戶從之○癸巳兵曹啓烟臺本為報邊警然諸道烟
臺或低微無以通遠望請令都節制使更審磨勘以啓從之
○甲午義禁府啓請推舍方知御書曰傳旨辭緣非指舍方
知也指小斤召史耳舍方知病者勿推○甘露降于後苑木